

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十九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縣人道光二十三年舉人官至貴州布政使有天山岳山房文集

鉅鹿論

一

孔子誅少正卯論

二

李參村詩集序

二

國朝先正事略序

三

繡佛樓詩序

四

書王介甫讀孟嘗君傳後

五

與邢星槎孝廉書

五

重修宋君子篤子靜先生墓碑

六

胡文忠公別傳

七

宋理卿先生傳

十二

遊天岳山記

十三

任廷賜字維卿道光二十三年舉人庚申翰林院庶吉士著有詩文駢體

味無味齋駢體文序

十五

楊沂孫

字子與號詠春江蘇常熟人道光二十三年舉人官至安徽鳳陽府知府有觀濠居士集

暫設皖南巡撫議

十六

劉文淇

字孟瞻江蘇儀徵人優貢生有青溪舊屋集

書楊氏服制議後

十八

紀慶曾

字思貽號師泉浙江歸安人諸生有疊翠居文集

趙苞論

十九

續明史稞詠序

十九

王孝女小傳

十九

貞妓王金芝傳

二十

記三婦節烈逸事

二十

閻其相

字石可一字追甫湖南長沙人諸生有追甫詩集

追甫詩集自序

二十一

郭祖翼

字芭東湖南善化人諸生有崑山丈房草

謁周節愍公祠詩序

二十二

國朝文匯內集卷十九

鉏麇論

李元度

戰國時恢奇詭俠之士。爭以死為名。而實非人情所應有。鉏麇已自春秋開之。究皆傳之者妄耳。未必有其事也。左氏傳稱晉靈公使鉏麇賊趙宣子。見宣子坐而假寐。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噫。此果可信乎。夫伐國不問仁人。麇果知有忠信。必不肯為刺客。以事無道之靈公。趙盾身為執政。其人果賢。麇必先知之。而不肯往刺。既夜入其家。則固不知忠信為何物矣。而謂片時之恭敬。遂足格盜心。而使之視死如歸。無是理也。且麇不忍刺盾。詭稱將刺。及而或覺焉。又或力言盾之賢。以保全之。公未必罪麇也。必慮棄君之命。為失信。抑思君之命。果治命耶。亂命耶。況既觸槐死矣。不忘恭敬數語。又誰聞而誰述之耶。公羊傳書此事。謂入其門。無人門焉者。入其閭。無人閭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此於情事為合。向使盾之左右聞之。則羣起而執之矣。麇求死將不可得。又烏能從容就死若是哉。若謂言畢即死。則公之賊盾。盾已具知之。雖伏甲以饗盾。盾必不往。又何至有啖羹之事耶。雖然。類此者。非一端也。程嬰匿趙武於山中十五年。武出。嬰自殺。曰。吾將報宣孟及公孫杵臼於地下。趙襄子遊於囿。及梁而馬不進。使

音并視之。則豫讓也。并曰。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非友道也。子將賊吾君而我不可言。非臣道也。乃退而自殺。晏子厚養北郭騷之母。及得罪出奔。騷與其友造齊。造曰。晏子去齊必侵。與見國之侵。不如死。遂自刎也。其友亦自刎。桂厲叔事莒公。不見知而去之海上。及公有難而死。叔曰。吾以不見知故去。今公死而我弗往死。是果知我也。遂死之。之四子者。與鉏麇如出一轍。皆不當死而死者也。太史公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蓋非死之難。而所以處死者難。要既立孤報仇。宣孟及杵臼自必知之。何待自殺以報。音并雖自殺。卒無救於豫讓之死。且使并視而忽自殺。襄子必知其故矣。是殺讓者。并也。晏子禍未至死。騷力諫齊君。晏子未必不復用。何必死。其友又何必為騷死。桂厲叔久去位。則君雖死。已可以不死。其死也。適重於君之過也。猶之鉏麇不死。盾未必竟死。麇即死。盾卒未至於死。而靈公且被盾殺。是公之殺實麇。階之厲也。麇苟有知。得毋悔向者未誅此賊。以負吾君耶。凡此過中失正。皆尾生抱橋之信。并不足與名。急窮息同論。戰國游俠多此類。至東漢而其風未已。以中道律之死。傷勇者不少也。嗟乎。死生亦大矣。古忠臣孝子所爭止在一死。乃等死也。或守死而未善其道。則何異匹夫溝瀆之諒哉。然吾謂不近人情之舉。傳聞失實者過半。直謂之無是事可也。讀史者慎弗為古人所欺哉。

孔子誅少正卯論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戰之兩觀之下。數其罪曰。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荀子宥坐篇亦有此說。朱子疑之。以為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春秋內外傳所不道。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俗。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其論偉矣。惜乎論語序說引史記世家。仍存攝行相事誅少正卯之文。而未之前。通鑑綱目前編因之。後且成為不刊之典。予懼果於殺戮者。一旦乘權位。或假孔子之說。以遂其武健苛鵠之私。而莫之返。是不可以不辨也。夫知人必論其世。孔子為司寇時。祿去政遠。已四五世矣。自宿魯魯政意如且遠。君昭不能正其終。定不能正其始。當是時。歌雍舞佾。旅泰山。伐顓臾。冒上亡等。陪臣效尤。而執國命。於是南蒯公山。各以費叛。侯犯以郕叛。陽虎且囚季桓子。盜寶玉大弓以出。其亂政之當誅。倍徙什伯於少正卯者。可勝道哉。然孔子不能操之過威也。墮三都。出藏甲。張公室。抑私家。默為轉移而已。且公欲處父。堅不肯墮。成孔子亦末如之何。不能立肆諸市朝也。他日請討陳恒。公命告三子。三子不可。亦付之太息而已。而獨於無足輕重之少正卯。誅之惟恐或後。是柔則茹。剛則吐也。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聖人顧若是乎。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聖人宜張綱之不若。

乎。况專殺大夫。諸侯且有屬禁。司寇亦大夫也。任意相殺。魯君及三卿能容之乎。夫心逆行僻而順非。誠不為無罪。然視逐君叛主。固大有間也。若記醜而博。更不足為罪矣。聖人行法。必取其萬不可宥者。與眾棄之。未有惡其為閭人。出不意而驟加顯戮者。此穰苴孫武。單行軍主威之術也。聖人肯為之乎。據家語則子貢嘗疑之矣。子曰。此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昔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皆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嘻。異矣。尹諧潘正付乙史何。不見經傳。事之有無不可考。若管蔡則本末具在詩書。豈少正卯比耶。惟史稱太公誅海上華士。與孔子誅閭人。往往相提並論。後世英君察相。悍帥健吏。動示不測之威。以聳眾而立名。未必非此語階之厲也。前明之季。莊烈帝廷詰黃道周。猶以言偽行僻見責。口實之貽遠矣哉。抑考家語史記並稱孔子為司寇。攝行相事。相者相禮也。即夾谷之會。傳稱孔某相是也。若魯相自有三卿。執政自係季氏。孔子何疎攝相事哉。此又不可不知也。

李容村詩集序

李子容村世居天岳山之麓。光緒丁丑冬。余遊天岳。主其家。相與縱探丹崖石畝之勝。越三日歸。既而容村手詩稿二帙屬為序。且曰。某非能為古人之詩也。以性之所

好。不忍弃髦棄之耳。余作而曰。吾與子遊山甫。近請以山喻可乎。今夫秦華衡恒嵩之峙峙于五方也。若天之有五緯。地之有四海。適接疑無與並也。論山至五嶽。宜若觀海難為水矣。然五嶽外有四鎮。又有黃山。白岳。匡廬。武夷。天台。雁宕。羅浮之屬。各負其奇。以角勝。即如天岳為南服主山。來自桂嶺。汜岳郭諸屬。而始盡其峰岫之屬。展洞壑之奇險。崇岡複嶺。之岵岵嶢嶢。視五嶽不必不同。抑不必同。必執五嶽以例天岳。天岳不許也。必強天岳如五嶽。天岳且不屑也。夫詩則亦若是已矣。詩本性情。自三百篇離騷漢魏六朝。以迄唐宋諸大家。作者衆矣。法亦莫備焉。然而萬古日月光景常新。不能執古以廢今也。古人有古人之性情面目。今人亦各有其性情面目。與其悲愉榮悴死生離合之遺。有是事則有是情。有是情則有是言。詩又言之精者。也是故離騷漢魏之詩。不同於三百篇。唐宋諸大家。不同於離騷漢魏。惡在今不必異於古所云哉。必謂詩已盡於古人。今人不復有詩。是猶登五嶽者。謂嶽之外無山。則吾平之天岳。禹跡蓋嘗經之。古篆摩崖。且與金書玉簡相輝映。又何以稱焉。蒙村負秀才。作吏江西。不獲行其志。歸以事親課子為職。以朋友山水吟咏為樂事。而於天岳諸峯。則攀躋晤對。几席襟帶間。皆嵐光所濡染也。故其詩瀏而清。益而和。樸茂而不纖。仄為之不已。直造古人何疑焉。抑吾平先達之稱詩。莫著於元之胡敬軒。



明之艾熙亭中丞。兩公所居。皆在天岳之麓。距君家十許里耳。兩公仕隱不同。詩則同。詩之意境不同。而其追蹤古作者則無不同。皆天岳之靈氣所盤結也。君家面山而居。朝暉夕露。沉酣而醞釀者久矣。然則胡艾二公之後勁。微君其誰與歸。語竟遂書之以為序。

國朝先正事畧序

李習之嘗歎魏晉以後。文字沈昧。雖有殊功偉德。非常之蹟。亦闇鬱而不彰。而昌黎韓子。則嘗欲作唐一經。垂之無窮。諒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論者謂其書若成。當不在龍門技風下。惜乎其未就也。宋朱子撰言行錄。取並世名臣事蹟。併系而條綴之。為後世法。文雖不逮昌黎。而其扶世翼教。厥功懋矣。嗣是杜大珪有名臣碑傳錄。蘇天爵有元名臣事畧。徐誥有明名臣琬琰錄。項篤壽有今獻備遺。皆祖述朱子之意。以成書者也。我國家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炳焉與三代同風。二百餘年。名卿鉅儒。鴻達魁壘之士。應運而起者。不可殫數。其訏謨政績。具在國史。類非草野之士所能殫。而其遺文佚事。嘉言懿行。往往散見於諸家文集中。特未有薈萃成書。以備掌故而為徵文考獻之助者。元度山居多暇。閱本朝人文集。遇偉人事蹟。輒手錄之。積久成先正事畧六十卷。分名臣名儒經學文苑遺逸循良孝義七門。

人為一傳。計五百人。附見者六百一十人。亦當世得失之林也。每空山月上。一燈受  
然。披吟斗室中。如與諸鉅公才人節士。聯襟倚案。親承其聲教而上下其議論也。如  
臨泰華嵩衡黃河瀚海之高深。莫測其顛委也。如羅列商彝周鼎天球宸鑑。古先出  
凡案。莫敢逼視也。昔歸震川自恨足跡不出里閭。所見無奇節偉行。以發掩其文章  
之氣。今元度放廢歸田。得羅網散失。以成此編。可謂極尚友之樂矣。稿甫脫。適奉于  
役黔疆之命。以兩年心力所萃。不忍畝帛享之也。爰付諸剞劂。氏客有議其去取  
失當。且息促成書。慮挂一而漏萬者。應之曰。是固然。然以朱子之賢。手訂言行錄。如  
進王荊公黜劉忠定之類。呂東萊汪玉山皆不謂然。即朱子亦自謂尚多謬誤。況下  
此乎。太史公作列傳。二千年中僅七十篇。循吏儒林則皆止數人耳。未有議其疏漏  
者也。惟是國初治跡磊磊軒天地。遠邁唐宋元明。世苟有昌黎習之考亭其人者。  
出其文章以潤色鴻業。斯不負千載一時之盛。若愛者。所連雖皆奇跡偉行。文不足  
以張之。終為震川所竊笑耳。抑又聞蘇文定公曰。古之君子不用於世。必寄於物。以  
自遺。然則是編亦寄焉耳。烏庸深較其得失哉。客既退。遂筆之簡端。用以就正海內  
君子焉。

繡佛樓詩序

詩三百五篇。作於公卿大夫。若衛武公召穆公尹吉甫凡伯芮伯蘇公。家父寺人孟子魯邕斯之屬。落落可指數。而二南則半出后妃夫人之作。十五國風。若蔡人妻之賦。采芣。申人女之賦。行露。以迄衛宣夫人之柏舟。定姜之燕燕。蔡莊夫人之式微。莊姜傳母之碩。人。後傳母之二子乘舟。息夫人之大車。韓偓詩傳。皆能實指其人。其他思婦游女之詠。歌。舉得與雅頌並列。蓋古者教于公宮。教于宗室。與小學就傅之禮。無以異。故三代以上。女婦率能詩。後之儒者。以易言无攸遂。詩言無非無儀。遂謂女子無才。即為德。易弗還證。諸三百篇。哉。抑嘗攷古才女。若蔡文姬。曹大家。謝道韞。朱淑真。輩。或遭亂。或早寡。或遇人不淑。急與福常。豈能兼論者。謂詩能窮人。雖閨閣亦爾。是又不然。葛覃。卷耳。太叔。所自作也。彼其作配君子。子孫千億。福孰多焉。我朝文化翔洽。海內士女。之稱詩者。若蔡季玉。為高丈良夫人。徐湘蘋。為陳素庵相國夫人。皆封極品。有集行世。若田山薑。司寇之母張。湯西崖。少宰之母陸。查初白。編修之母鍾。畢秋帆。尚書之母張。其所謂茹荼集。閒牕。小草。梅花。園。培遠堂。諸集。則並因其子傳。若錢文端。母南樓老人詩。及畫。垂何。高廟御題。尤古今未觀之榮遇也。略舉其尤。而詩之不足窮人也。審矣。咸山錢太恭人。伯治先生之德配。鑄庵明府之母也。少負異才。受詩法於族父梅溪先生。兼精六法。及古文辭。隨

官桂林衙齋唱和有趙承旨管仲姬風。梁蔭林中丞采其句入畫話。洎鑄庵成進士。就養來湘。年餘七十矣。授簡課孫吟興不少減。元度與鑄庵善。嘗登堂拜母。欽其神鋒四映。有林下風。近始讀其集。瀏然而清。盎然而和。鏘然而韶。鈞鳴蔚然而虎鳳。躍嵒收夜所稱觸挽如志。惟意所擬者似之。蓋其志潔其才雄。故能振采負辭而不失溫柔敦厚之教。以絮昭代。蔡徐張陸之倫。有過之無不及也。屬鑄庵來命序。乃類舉先正中女士能詩而兼福慧者。以復於太恭人。俾世知窮而後工。實良世之論。而並探源於三百篇諸作者。以見古女士揚風花雅實足與公卿士大夫並傳云。

書王介甫讀孟嘗君傳後

王介甫曰。孟嘗君為足言得士。雞鳴狗盜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也。雖然。抑何其明於責人而闇於責己耶。介甫得君專位至宰相。過孟嘗遠甚。然其所得者何士乎。呂惠卿章惇曾布之徒。其腹心也。李定鄧綰之徒。其爪牙也。惠卿尤用事。其後介甫失勢。惠卿首叛之。彼雞鳴狗盜。毋亦恥與為徒耶。善乎蘇子瞻之言曰。吾生平多難。嘗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惠卿叛介甫。即於其迎合介甫者知之。小人不足道。吾獨悲介甫日在惠卿衛中而不悟。而徒以警古人為也。惜哉。介甫有高世自命之志。遇大有為之君。而擇術不慎。為惠卿

等所賣。卒亂宋之天下。彼其所得士。曾雞鳴狗盜之不若。而又安問孟嘗君哉。

與邢星槎孝廉書

辱書。所以啟勗之者甚厚。見惠學案小議。屬探討以求有益身心。甚感甚感。窮日夜讀之。歎作者信道篤。持論堅峻。可為正宗。然有不概於心者。亦不敢附和也。是書闡陽明是其宗旨。其於夏峰先生。既擯之不錄矣。復深致鄙夷。與孫北海輩一例。擯斥亦太甚已。且闢陽明於今日。實與病源不相應。何者。明季王學末流放失。愈傳愈失。其真幾於猖狂自恣。其蔽至國初未已。熊潭川張楊園陸稼書陸稼書張武承張孝先諸先生。倡言排之。洞見其癥結。而姚江末派姑息。是誠對病之藥也。今則王學久不談矣。學者不知有性命之學。並不甚講詞章之學。其沈痼於膏肓者。惟功利耳。士自束髮受制舉業。父兄所以教子弟所以學。皆以弋科名為念。於聖賢成己成物之學。不暇及也。科名得矣。則斷主致通顯。甚則為惠得失之鄙夫。官途相問答。率以地治之肥瘠為忻感。無及國計民瘼者。在官不大刻於民。民且頌之。已亦隱以自恕。及其官成。宮室妻妾之奉。務靡所欲。能計及所識窮乏者。猶其賢焉者也。當吾世未必無氣節文章經術自命之士。然察其幽隱。能超然功利外者。或不多觀。是即日導以致良知之學。亦不為過。何者。良知不昧。乃能較然不欺其志。不至陷溺於豫利之

達也。然則聞王學於今日。幾於無病而呻矣。况所聞未必能持千古之平乎。且夫羣  
言淆亂。衷諸聖。孔子之語一貫也。曾子自行入。子貢自知入。未嘗是此非彼也。使遇  
講學家。則曾子當著論以非子貢矣。不得中行。思狂狷。狂與狷志趣適相反。陸王正  
所謂狂者也。若遇孔子。進道當尤猛。如講學家言。狷者將著論以非狂矣。孟子之論  
衷惠也。既曰隘不恭。君子不由。又曰聖之清。聖之和。曰百世之師。蓋道之至者。統謂  
之聖。後儒過求其全。則生民以來。豈復有一孔子乎。且清之與和。道正相反。若如講  
學家。更又將著論以非惠矣。陽明立德立功立言。實兼三不朽。末流之失。咎在門弟  
子。今之沈溺於功利嗜慾者。皆讀程朱之四書說。以弋科名。躐職仕者也。亦將歸咎  
程朱乎。莊周吳起。或謂淵源皆出自聖門。曷嘗以此為聖人病。本朝諸儒。從陽明  
入者。若孫夏峰李二曲。湯潛庵耿遠庵彭南畝諸先生。其學業固不後稼書楊園樸  
亭也。士患不學陽明耳。學陽明而得其粗。猶勝於功利之鄙俗。故曰闢王學於明季  
及國初。誠不得已。於今日則可已也。國初之闢王學者。若潁川所著學統。以孔顏  
曾思孟周程朱九人為正統。以閔子以下至羅整庵二十三人為翼統。以冉伯牛以  
下至高梁溪百七十八人為附統。以荀卿以下至陽明七人為雜統。此即學案中傳  
道守道。尊道心宗諸目所本也。然閔冉與顏子同列德行科。又親炙聖人。何反不獲

與周程朱並列。且冉與閔有何軒輊。而復降一等耶。其下學堂創記。既引蕭企昭之言。謂陽明為賊。又云當今日而有術道其人者乎。孟朱之徒也。是明以程朱自負。附程朱。即將超閔冉矣。凡立宗旨。成一家言。必盡闢餘子。別黑白而定一尊。故不能免門戶之見。且不覺其偏勝至此也。善乎彭中叔之言曰。學者患行之不篤。不患辨之不明。是則通人之論耳。偶觸所見。仲紙不覺累幅。退之曰。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有弗當。望再明示不宣。

重修宋君子萬子靜先生墓碑

宋鄉賢崇祀君子祠萬子靜先生。生於宋紹興初。壽六十有七。以寶祐二年甲寅歲葬縣東泐頭古塘。歲久碑碣不存。越五百五十六年。為大清嘉慶十六年辛未夏大雨土崩出古塘。有石刻地券。載先生名諱及卒葬年月。地主國子生余高遠及其子諸生澤琨葺治之。又得地券一。知夫人毛氏。實與先生合葬。乃立碑志崖畧。又六十二年。當同治十二年癸酉。地已數易主。有土人造屋隧道前。先生裔孫克紹等慮其戕犯也。亟訟於族衆。圖免後艱。先生之裔有居義甯州者曰承鳳。乾隆中進士。官禮部侍郎。贈尚書。諡文恪。文恪元孫曰椿齡。方以知縣需次湖北。至是亦來會。乃贖買古塘背原山。立石為界。又明年重修墓道。屬元度以碑記其事。謹按先生

諱鎮字子靜一字見春。嘉熙十年進士。官澧州司戶參軍。先是紹熙初。朱子帥長沙。吾平李君儒用吳君雄。李君瑞。鄒君觀。李君杞。李君雄。並親往受學。先生則與方君觀。魯君仕能同受學。餘于饒。雙峯之門。實朱子再傳弟子也。其學深究性命之旨。與仕能齊名。雙峯嘗語仕能曰。天下讀書人。鄱陽湯伯陽第一。子靜次之。湯亦饒門高弟也。賈似道帥荆南。嘗辟先生為公安書院山長。君不赴。居鄉仿朱子社倉法。積穀振飢。有規約存邑中。所著左傳十辨。今不傳。行誼詳通志一統志及楚寶宋元學案中。元祀君子祠及鄉賢。所居曰萬家坊。有橋曰萬壩。相傳先生母夫人所建也。先生夫婦合葬於斯。殆距居宅不遠。其後裔乃散居平江。巴陵及江西之義甯。德化。云。烏虜先生之墓。歷六百餘年。復昭顯於世。殆將與天壤不敝。而余上舍表章於前。令子孫重加封樹。皆義不容已也。爰為之銘曰。

宋南渡之世。汨水之濱。傳紫陽學者凡十有三人。孰為俊勁。曰萬見春。其幽寢卜藏茲土。其神爽則指讓陟降於洛閩諸先賢之門。後有千載。尚傾式乎茲墳。

### 胡文忠公別傳

公諱林翼。字潤芝。益陽人。父達源。嘉慶己卯一甲三名進士。官少詹事。公九歲。詹事公授以儒先性理書。而公少負才氣。不甚措思也。道光十六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



編修。庚子分校會試。其年秋。副文端公文慶典試江南。坐事降一級調用。明年。父憂歸。服闋。援例為內閣中書。捐升知府。發貴州。署安順府事。道光之季。寇亂漸萌。嶺南以南。路越滇黔諸山中。奸宄亡命。孤噪梟嘯。四出劫掠。勾結營兵。脅從為黨羽。無敢捕治。安順。宋普里部也。諸匪聚眾為奸暴。公延訪士紳。寄以耳目。偵知賊黨。以歲除。釀飲某所。公親率健捕馳往。獲著名渠魁余饒貴等。其黨無一脫者。在安順年餘。擒巨盜三百有奇。一郡肅然。日坐堂皇。訟牒至。立予剖斷。清積案至三百餘牘。建義學十數區。搜輯節孝八百餘人。彙報請旌。建總坊。稟裁書吏規費。安順二百年。有司詳報節孝。自公始。調署鎮遠府。府屬台拱。清江。黃平。皆盜藪。勢尤橫。公治之如安順。盜幾盡。歲飢。開倉平糶。清社會之被侵蝕者。奉檄帶兵勦黃平等。屬苗匪。獲盜首保驚等三百餘名。悉平其寨。以功。賞戴花翎。會新甯李沅發為亂。奉檄赴黎平防堵。事竣。得。旨補缺。後以道員用。文宗即位。詔大臣舉才可大任者。雲貴總督吳文節文鎔以公名應。旋署恩南府事。咸豐元年。補黎平府。詳察民情地勢。令相連為堡。擇立鄉正團長牌長。互相稽覈。捕治諸不法者。是時廣西賊大起。永甯懷遠融縣環黎平西南界。皆賊公募壯勇。扼隘防堵。連結千五百餘寨。建礮卡四百五十餘座。上言督撫請環邊要寨堡守禦。以謂言戰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衛。

不如先用地利以衛民。郡城故無儲積。勸富民捐穀置倉備城守。自後黎平查被攻  
撲。城卒不可拔。皆公練勇儲粟力也。三年秋。蠻安撫匪滋事。公以計散脅從。謀首犯  
劉瞎麼。餘匪悉定。先是。粵逆犯長沙。南撫張公亮基調公辦軍務。黔撫奏留之。至是  
吳文節由雲貴總督調湖廣。仍調公帶勇來楚。辦軍務。四年春。補貴東道。公帥黔勇  
千人行次通城。而吳公已戰沒黃州。賊遂陷漢陽。以舟師上犯。陷岳州。湘陰甯鄉。徑  
趨湘潭。南撫路文忠奏。章調公自平江通城。回援省城。會忠武公塔齊布及楊公岳  
斌彭公玉麟已破賊湘潭。而安化土匪黃國旭等。乘機為亂。檄公往捕。計擒之。而賊  
之敗於湘潭者。悉所掠舟趨常德。公以所部赴勦。還四川按察使。乃留辦防勦事。是  
年。曾文正大治水。陸師東征。公從下岳州。路文忠奏請仍駐岳州。按勦崇陽通城餘  
匪。調湖北按察使。秋。曾公復武漢。破田家鎮。進圍九江。檄公會討。公與羅忠節澤南  
勦賊湖口之梅家洲。五年春。賊自北岸上竄。公請於曾公。以所部千餘人回援武昌。  
未至漢陽。失。公先以軍營沌口。擢湖北布政使。武昌陷。公退營金口。與彭公玉麟水  
師相倚。扼賊使不得上竄。尋奉命署湖北巡撫。時武昌三次淪陷。公私掃地。赤立。  
無可措手。公以為不攻漢陽。則荆襄梗塞。不攻武昌。則咸蒲崇通。愈形滋蔓。乃添募  
兵勇。兼顧南北兩岸。賊謀襲金口營。公分兵為三路。設三伏。親率大隊迎擊之。殲賊

七百有奇。五月。賊分六路來撲。公用伏兵抄賊尾。賊敗退屯紙坊。我軍進搗其壘。思南風大起。礮齊發。賊狂奔入城。是役也。擒斬千餘。官軍於紙坊金口犄角立營。賊伏城不出。七月。由金口渡江。以火船毀賊浮橋。水陸夾攻。遂克漢鎮。公親冒矢石。奪大別山賊卡。未克。會別賊由漢川至。楚漢口。公軍已一月不得食。至麥山。餓潰。不數日。整軍復戰。移營大軍山。分駐新堤嘉魚。其時水陸萬人。多新募。賊至常數萬。見者奪氣。公從容談笑。雖挫而其氣彌厲。州縣殘破。餉源絕。文移指撥。多不時應。為書告鄰省求助。情詞深痛。人感其誠。稍資濟之。旋發其私家之穀濟軍食。是年秋。羅忠節破義甯州。上書曾公。請援武昌。曾公以塔公舊部彭三元。普承堯等軍益之。連克通城崇陽蒲圻咸甯。公親會羅軍於蒲圻。併力擊賊。夷其壘。因偕回金口。與楊公岳斌議水陸進攻策。於是公率所部由中路出省城之南。駐營堤上。羅公由東路駐營洪山南岡。留九路營兵駐金口。護水師。以當西路。敗賊於五里街。再敗之寒湖堤。復分兵攻漢陽。敗賊於龜山尾湖堤等處。其鮑魚套賊艘亦被擊沈。自是武昌以南無賊蹤。而總督官文恭以吉林精騎合眾軍營北岸。餉道日通。軍勢亦日振。六年三月。羅公死。事。時方與賊相持急。而軍中新失大帥。公與李忠武續賓附循而整防之。氣益壯。先是悍賊石達開由崇陽入江西。連陷瑞臨袁吉撫建。江西無完土。屢告急。請援。羅

公一意規武漢。不暇應。至是公遣劉君騰、馮善君承亮出瑞州應援。而令曾照、熊國華統其軍。軍糧並資給焉。五月。九江賊古隆賢領萬眾由葛店、油房嶺後路援武昌。約城賊舉火夾攻我營。公牒知之。陽為賊火。城賊果出撲。伏發。奮鐵殆盡。乘援賊初至。遣兵連夜薄之。賊敗走。七月。石達開自江南來援。號十萬。公分派水陸力戰。都統舒保公領馬隊自江北來大破之。平魯家巷賊壘四。毀東湖賊艘七十有奇。燬賊巢八十餘處。會襄陽土匪起。陷樊城。穀城。光化。竹山。興山。遂與川匪合。陷宜昌。公遣將往平之。時武昌賊窘。公先與李忠武於塘角、霖灣、洪山、青山等處掘長壕固守。其魯家巷花園五里墩石嘴亦如之。城賊不得出。援賊不得入。我軍安坐以待賊粮之盡。遂以十一月克省城。得旨賞頭品頂戴。實授巡撫。尋分兵收復武黃各縣。餘賊遁入九江北岸小池口。公計九江實江楚門戶。九江一日不復。江楚一日不得安枕。乃令李忠武率全部圍之。分兵駐黃梅、廣濟、蘄州。以遏江北賊。當是時。官私廬舍焚毀幾盡。諸事草創。公一意振興。裁浮勇以節糜費。慎選賢良與民休息。設清查局。查被賊後州縣倉庫錢糧交代。設節義局。表章歷年殉難官紳士女。設軍需局。籌備東征餉械。尤以亂民之生。雖法度廢弛。吏散民偷。因循苟且。以有今日。不務察吏。則亂源不濟。乃勅鎮道丞守以下數十人。與屬吏更始。禁應酬。戒奔競。崇實黜華。於是在

國朝文匯

卷十九

九

國學扶輪社印

官者稍稍推廉尚能知吏事矣。其善餉有三。曰錢糧。曰鹽課。曰貨稅。湖北漕政。敝官民交困。公三次奏減。手定章程。民以是輸將足額。湖南北自淮鹽阻絕。奉食川鹽。公分置課鹽局於宜昌沙市。又推行武穴老河口等處。視向來額課過之。仿劉晏用人法。設局各市鎮。催收釐稅。嚴杜中飽弊。自是湖北兵興餉強天下。七年。偽英王陳玉成自皖北犯蘄州。諸營敗潰。賊徑趨蘄水。武昌大震。公急渡江駐黃州。收清軍得數千人。而賊衆十餘萬。環巴河以東百餘里。亘數十里。時巴水大漲。惟三台河有石橋可通。公急派千人。斷橋扼河以守。而潛師出迴龍山。逼其上竄。督諸軍合擊於孫家嘴馬家河等處。賊大敗。狂奔出境。蘄廣肅清。會將軍都興阿公及李忠武亦連破黃宿賊。公遂視師九江。定方略。提督楊公克小池口偽城。次第復湖口彭澤東流各縣。九江勢遂孤。整長壕圍之。八年四月破之。礮偽侯林啟榮等。啟榮竊據四年餘。塔忠武羅忠節屢攻不下。至是乃殲。羅無遺種。上加公太子少保。賊旋陷羅田麻城黃安。遣兵分道擊之。復其城。公以九江既復。安慶在所必爭。奏請數路進攻。楊公以水師出江面。都公繇宿松望江逼安慶城。為圍師。李忠武規復太湖潛山桐城。與都公犄角。會廬州失陷。北路請援急。忠武奉旨催促。遂分營留守舒桐。自提五千人赴援。軍次三河。為提賊所乘。全軍陷焉。公時丁母憂歸。都公及總督官公請急起公。

視師公聞命痛哭起行。徑次黃州。時各軍退保黃梅。人心惶惶。聞公至。皆以手加額。自壯。九年二月。進營上巴河。整飭部伍。謀大舉。會石達開由南安犯湖南。掠郴桂而西。趨寶慶。號稱三十萬。湖南告急。公命李公績宜率所部往援。而以都統舒公馬隊三百佐之。又以水師二營佐湖南水師。分扼諸河道。寶慶圍遂解。公之力也。已而曾文正由江西奉入川之命。總督官公奏請與公併力圖皖。乃定四路進兵策。曾公循江而下。為第一路。多公與鮑公超攻潛山太湖。為第二路。公出英山霍山。為第三路。李公由松子關出商城固始。為第四路。議者以鄂撫應駐黃州。毋出境。公曰。吾奪情起復。不赴前敵討賊。則此出為無名。十月。移營英山。時太湖圍師方集。陳玉成來援。衆數十萬。多公鮑公等悉力拒敵。賊來日衆。圍鮑公營數重。聲息不通。公調金觀察圍探。以八千人自松子關躡英山。踰潛山之天堂。橫出。冒大雪。憑高築壘。東賊師而陣。賊見之大懼。而曾公亦自宿松遣師來會。十年春。合擊賊於小池驛。大破之。遂復潛太。會江南師潰。曾公授兩江總督。撫鮑公渡江。次祁門。謀經理徽甯。為規復蘇常之本。乃以曾公圍荃園安慶。多公圍桐城。李公駐青草塢。為兩軍援。地廣軍分。而將軍都公又奉旨援淮陽。公悉力經畫。問兵事。曰。惟我任。問餉事。曰。於我取。一無所議於人。十月。多公李公大破援賊於桂車河。公忽安慶久不下。自英山移駐太

湖度賊援皖不利。必謀深入腹地。以牽動諸軍。乃于潛桐舒霍山險。建立礮卡。守以民兵。命副將余際昌屯霍山。防中路。總兵成大吉屯羅田。防北路。戒以賊至勿浪戰。堅守待援。十一年二月。賊果合捻匪分路西犯。成總兵破之松子關。繼其魁。其賄子霍山守者違節度。戰敗軍潰。賊取其旗幟。陷黃州。德安孝感隨州。公策賊西竄。意在解皖圍。皖圍解。則大勢全去。墮賊計。非宜。乃定策遣李公回援。而圍皖益急。賊復分黨回略蘄水黃梅廣濟。以趨安慶。約城賊夾攻。公檄成總兵下援。曾文正亦從南岸遣將破賊集賢關。劇平亦固嶺賊壘。斬悍賊數千。礮逆首劉增林。而援賊自桐城來者。又連為多公所破。蓋陳玉成據安慶為老巢。逆眷在焉。故救之不遺餘力。及見我懷桐潛太之師。屹然不動。鄂疆雖暫被援。而悍賊半被殲。城中糧垂盡。勢大蹙。適南岸賊復蹂武甯義甯內犯。陷崇通蒲咸。省城岌岌。公力疾率師回援。而皖圍終不解。賊聞風遁。八月朔。克安慶。曾文正以力主圍皖謀。推公首功。詔加太子太保。予騎都尉世職。桐城廬江舒城以次下。全楚肅清。而公病嘔血。漸不可為矣。文宗皇帝

遺詔至。公舉哀進泣。病益劇。遂以八月二十六日卒於軍。年五十。遺疏入。優詔悼惜。追贈總督。照總督例賜卹。入祀賢良祠。湖北及湖南原籍並建專祠。子子貽。侯及歲時。縣吏部帶領引見。未幾復奉諭特賞子勛舉人。賜祭葬。子益。文忠。同治

元年奉 旨賜祭一壇並 命督撫遣官前往家祠 賜祭三年江甯克復 詔賞一等輕車都尉公狀貌英偉目閃閃如巖下電威稜懾人聰強敏給事至應機立斷無留難苟當理艱煩重大毅然自任不以例大拘束自言守鎮遠黎平諸劇郡捕治盜賊為民興利除害皆默自程課惟恐大吏聞有所牽掣清查湖北漕務議者難之公以部定漕折為率因其地之肥磽缺之繁簡加輕重焉歲為民間省錢百四十餘萬緡為庫項增銀四十餘萬兩提存節省銀三十餘萬兩民與國兩利而為州縣裁革陋規仍使有以自給籌辦鹽課釐稅皆自定章程所派官紳各視才地所宜時加手書訓戒綜覈名實精力絕人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謂取民贍軍使商賈同仇敵愾即以教忠使局員潔已奉公即以興廉又時戒飭屬吏俾知稼穡之艱難小民之情偽其治軍務明紀律尤如意將才曰為統將必明大體知進退緩急機宜其次知陣法臨敵決勝又其次勇敢此大小之分也又曰兵之器者無不罷將之貪者無不快觀其將知其兵觀其兵亦知其將生平以天下為己任遇事斷行無疑援江西數千人援湖南萬人皆精兵時鄂中賊方逼餉且缺公一意調遣軍糧皆自任之武昌始復即規復九江九江復即規安慶越境千餘里討賊制其死命督撫之以全力援鄰省自湖北始也圍九江賊由江由皖犯鄂者三圍安慶賊由皖由江由豫



全力犯鄂州。縣城陷者十餘。公屹然不動。其於閭閻事務大小。各軍強弱。及鄰省之優劣高下。洞然於心。而尤汲汲以獎拔人才為事。士有志節才名。潛伏不仕。千里招致。務盡其用。嘗薦薦才堪大任者十有六人。多蒙擢用。嘗言國之需才。猶魚之需水。鳥之需林。人之需氣。草木之需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故公所特舉。不盡相識也。公自為巡撫。念國家多難。而身負重任。益務繩檢其身。較其尺寸。毫厘而待人。一秉大公。推誠相與。無粉飾周旋。天下益歸之。立賢善堂。以延賢俊之至者。察其才。隨宜任使。與所常共事文武諸公。厯六七年之久。披肝瀝胆。無幾微間隔。遇事苦心調護。俾人人有布衣昆弟之歡。而自視飲然。常若不足。喟然曰。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願吾才智不足。有為賢者終不我應耳。庚申秋。都城戒嚴。急謀入衛。會款議成。詔止其行。文宗升遐。遠在木蘭。哀詔久未下。公憂思傍徨。中夜扶病起立。翹望京師。輒流涕。病因是加篤。然猶終日危坐。考求兵事。吏事之要。汲汲施行。顧左右歎曰。聞道苦晚。今雖稍有所見。而不及行者多矣。所著讀史兵略若干卷。奏疏文集若干卷。詹事公曾著弟子箴言。公承其志。為箴言書院。悉以家所藏書納其中。使人知務實學。建胡氏家學。教其族之子弟。故舊親戚。仰給於公者。歲常數十家。嗣子子勛襲騎都尉。兼輕車都尉。併為三等男。

宋理卿先生傳

三代後所謂異端。老莊也。楊墨也。釋道二教也。得孔子孟子韓愈氏暨程朱諸子辭而闢之。害寢以息矣。乃荒服島夷。從古不通人跡之地。有所謂天主教者。航海七萬里。抵隙而來。圖樹幟於中國。雖山僻下州。距海墨絕遠。亦爭立教堂。奸民竄名籍中。遂得抗長令。魚肉鄉里。為遁逃藪。而不肖有司。又曲庇之以陰取其求。勢不至胥天下而為所蠹蝕不止。烏虜。此書契以來所僅見。抑堯舜周孔之世所未聞者也。當是時。西川酉陽州民為義憤所激。屢有殺教酋之獄。而宋君理卿以持正論為教黨所讐。幾陷不測。然亦以此名聞天下云。君諱澤。初名文選。字理卿。先世居辰州。遷安化。曾祖宜。先祖易田。並邑諸生。父儀廷。舉鄉飲賓。客酉陽家焉。遂為酉陽人。君生有節操。健於文。甫冠為州學生。食廩餼。五試於鄉。不遇。乃隱居教授。以為養親病。逾兩月不交睫。喪祭皆盡禮。咸豐中。東南盜起。大吏檄所屬治團練。州牧屬君董其役。君

以兵法部勒鄉人。躬教練之。及棋皆可用。辛酉粵寇犯州境。君擊走之。川督駱文忠上其功。得旨以訓導用。同治癸亥。粵匪再竄西。君毀家結死士。自為一軍。禦諸隘。賊敗遁。明年。金陵既拔。粵逆平。川中幸無事矣。亡何而教堂之禍作。初法蘭西之傳教於川也。西人從之。凡數萬。數侵暴平民。有司不敢問。或訟不得直。浼教酋關說。輒得逞。君故負鄉望。為說十六則。勸勿從教。自拔者千餘家。同治乙丑正月。州人積為教黨所虐。憤甚。一夜焚教堂七十有奇。忌者因指目君。七月。州人殺教酋。獄益棘。判章名捕君。不獲。則株累其家人戚屬。有徐某者。素義君。乃與丹某等三人謀曰。宋先生前治鄉兵。活吾屬。今因公扞文網。官必欲死之。男兒終不免一死。吾屬代宋先生死。何如。皆曰善。則詣州堂。自承曰。燔教堂。職教首。我曹也。無與宋某事。州上諸行省。屢鞠之。爭自引伏。或諫之曰。若奈何替人死。四人者笑不答也。獄具。皆論斬。時以比顏佩韋等之殉周忠介云。事既解。奸人仍欲甘心君。乃挈家避難辰州。會胡某權酉陽牧。墨而薦。受教酋旨。括民膏以半新教堂。半飽其索。洎戊辰冬。又激成何才之變。而君不與知也。何才者。事母以孝聞。因事與教堂忤。教白諸官。遣隸拘才。才他出。械其母。且毆之。鄉人大譁。奪母返。隸走愬州。才歸憤甚。夜走告所親。詭言奉密檄驅教黨。居民聞言皆躍喜。立集百餘人。奔其仇。殺數人。肆旦眾益集。數踰千。州官來撫。

定之官去。才度眾散。眾不可趨州城之教堂。至則教堂數百人。列火器牆上。眾不能近。日且暮。將散矣。市人昇巨礮助之。礮發牆圯。眾擁入。殺二三百人。燬其酋。又慘殺教黨千餘。并燬教堂之在各鄉者。時州人數亦數百。何才負母逃。不知何往。明年。朝命大學士肅毅伯李公按其事。具得胡牧庵教虐民狀。奏褫之。擇良吏與民休息。於是何才自投請死。事上斬才。及教黨王學典。遂定。君實未與知也。然勢尤岌岌矣。君尋客長沙。以精相墓術爭主之。甲戌五月卒於寓舍。年五十三。子三。衡。奎。苗。衡有學行。具狀屬為君傳。君學無所不窺。精許氏學及兵法水利家言。所著曰勞人集。湘上吟。茲著其系時局之大者。

論曰。泰西通商。凡二十有二國。傳教止法蘭西人。彼其所謂天主教之鄰國。皆屏拒之。有厲禁。法人並不相強。而獨強傳諸中土。中土人惡異教之亂常。又不知傳教者止一國也。於是見西人輒仇視之。夫諸國不傳教。無損於互市也。獨法人必強傳教。又以一國故貽累諸國。是亦不可以已乎。今欲中外相安。莫若使法人罷傳教。匪獨諸國之利。亦法之利也。至吾堯舜孔孟之教。則窮天地。亙萬古。莫能易者。彼烏足為堯末加損哉。

南紀之山。高者千百計。衡山外。天岳為最。天岳山高千八百丈。丹巖為最。余家距山百二十里。屢擬遊不果。光緒三年秋七月。家荅村貳尹招遊。已卯造其居。山之麓也。距丹巖尚二十里。辛巳偕遊。值陰雨。從者有難色。余賈勇前。逕丁家洞。危峯挿天際。疑不可越。久之。陟其巔。又見羣峯刺天。如始望時。如是者數。飛泉行山脊成溝。坎深及仞。水流坎中。琮琤然。他山所未見也。久之。白雲起峯巔。奔其頂。縷縷相銜以出。尋下合為一。弇山之腰而頂露。如泛洞庭。銀盤中見青螺十二。又久之。山足皆隱矣。旬與行雲氣中。衣袂盡溼。忽聞雲中雞犬聲。疑桃花源尚在人世。抵絕嶺。叩山家扉。乞盃漿。出茅栗餉客。得小休焉。亡何雲散漸消。至無一縷。凡山之岷者。嶧者。蜀者。冢者。墮者。陳者。厓者。厓屨者。鮮且霍者。岷且墜者。胥盡一覽中。始知身倚半空行。俯瞰輒股栗。日且暮。宿太平庵。行十五里矣。觀纜船石。高數丈。圓徑二丈。中段滑澤。傳為神禹維舟處。是夕小雨。效昌黎禱嶽故事。十月壬午朔。雨霽。雲盡散。出寺門。即陟危巖。螺旋緩引而上。忽雲起如兜羅綿。四山蓬蓬然。望丹巖尚在霄漢。別有雲自遠飛來。漸飛漸逼。如奔馬傍腋馳去。可掬可攬。望前後人皆在水綃中矣。尋擁上峯頂。盡天地為水綃色。而太平庵以下諸山。反無片雲。日光穿漏。奇偉駭心目。自是徑加險。山加奇。石累疊布山上。類人工鑿。宜者。爾雅山多小石。礧。多大石。礧。其謂此歟。遂入茅

庵飯畢。行三里。始達丹巖。葛勾漏燒丹處也。山體遒厚。上有平壤。廣袤數十丈。矯首四望。呼吸通帝座。曠然如與造物者遊。忽罡風起。慄乎不可留。乃下尋拂沙池。漱飛泉。還宿茅庵。王山人者。年七十五。巖棲五十餘年矣。談山中事甚悉。癸未。山人導觀石田三畝。暨掃壇竹鑿宇巖諸勝。山有禹篆。其文曰。大禹治水至此。久為苔蘚所蝕。宋孟珙摩崖書洞天幕阜山。字尚可辨。因議建夏王廟於山椒。而以太史慈葛洪孟珙附祀。不卜此願能成否。頃之雲忽大起。改道普濟庵。尋別徑穿雲而歸。是山來自桂嶺。折入義甯為黃龍山。又十里乃為天岳。盡於岳州及武昌。禹跡所經。葛稚川所記道家第為二十五洞天者也。遊時宜秋高日晶。余來晚。不能如韓子之開雲。然是遊也。轉以雲勝。三日中雲詭百出。雲之變態盡矣。他日當裹數月糧。絕人事。住山中。慘巖剔鮮。一觀禹碑真面目。山靈將許我耶。

味無味齋駢體文序

任廷賜

董君夢蘭以其所著駢體文若干首俾賜序之。董君敦行力學。文辭固其緒餘。而駢體尤其文辭之餘也。賜何以為言哉。雖然。賜於吾黨中。最賤不肖。董君獨以為可教。而辱命之。烏容以不文重違雅意。弁藉是請益焉。乃進於君曰。古人之文。本於學。得於心。措之踐履。而焜耀乎廟堂尊俎之間。在春秋時。聘享之所應對。軍旅之所折衝。類無不彬彬爾雅。蔚為國華。故士之能言者。初不為專門名家之業。即其賦詩贈答。亦不過斷章取義於陳言。而詞不必自己出者。風猶古也。周衰學廢。而後一二處士。始以著書為急。而其蔽於性。畔於道者。往往而然。然亦必於本其所學。而發其所心得也。由漢以後。天下之勢。日趨於文。去古益遠。為學益微。微特道不足明於天下。而所謂文者。亦寢衰矣。余讀唐書藝文志。見其所稱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嗚呼。夫既捐紛華。忘寢食。役精神。糜歲月。僅僅有以自託者。方其為之也。孰不期於傳世而行遠。而一轉瞬間。忽與衆人同漸滅於無有矣。將道不足以發其華。歟。抑古之所謂三不朽者。果非耳目之勤。手足之勉。心思之專。所可攘臂而爭者歟。可不哀哉。近世以制科待士。世之學者。方器器然。競為剽竊販賣之學。射覆俳優之技。微俸於一日之得。彼固有所甚樂乎此者。吾默感乎自來文章家。亦且皇皇焉汲

汲馬貌古人之近似。肖古人之偶合者。以號於人。為學為古文辭矣。噫嘻。古人往矣。吾不知古人之文辭。有可貌而似肖而合焉者耶。將似矣合矣。而其耳目之勤。手足之烈。心思之專。適足以襲十七五六之覆轍也耶。抑又不知古之人如周任史佚臧孫辰等。及春秋之士大夫。或未嘗著書。或書已不存。其風流文采。獨想像而無霸者。又何道以致之也。董君有所深造而自得乎。而豈可以文辭雄哉。夫董君事母孝。父死不能葬。有司舉其名於省試。輒辭不赴。推其所為。必有所謂自得之者。韓子有言。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賜方將上規千古。下規千古。外顧世內顧己。量力度德。不以賤不肖自棄。而辱從董君之後塵。為之依歸。則請以此為求鶚之彈。為得魚之筌。不朽之業。庶幾焉在。賜幸矣。



暫設皖南巡撫議

楊沂孫

為今日之江浙計。非設皖南巡撫。不足以為屏蔽。為今日之皖南諸郡計。非設巡撫。不足以一事權而得戰守之宜。夫皖之為省。北據淮。南扼江。自古用兵必爭之地。自棄安慶。遷省會。而長江之險。遂為賊有。安廬鳳潁六滁和泗四府四州在江北。池太徽寧廣四府一州在江南。今日南北之勢。非特有長江之隔也。江之北為安慶各屬。賊全據之。又北為廬和各屬。賊全據之。又北為鳳潁滁泗。始無賊。巡撫提軍駐營之所在。廬城東北。其南至江。實隔二府之賊地也。江之南為太平池州各屬。賊全據之。又東為甯國府。又東南為徽州府廣德州。賊蹤時至。倏得倏失。其北至江。亦隔二府之賊地也。今安徽巡撫之令。不能及於廬州以南。又焉能及於江以南之池太。又焉能及於池太東南之徽甯。遣委員馳文書。必歷江蘇浙江二省之地。非數十日不至。一有警報。豈能望其撥兵救援哉。此非皖撫之推諉也。勢不可也。皖南四府。池太既為賊據。徽甯又為賊擾。徽甯之於皖北。有無固無足重輕。徽甯之於皖南。安危實大。有關係。蓋今日之徽甯。固江蘇浙江之屏蔽也。今之議者。有以徽甯歸浙江統轄者矣。此固見及徽甯為江浙之屏蔽。然猶未為盡善也。徽甯池太廣必合而為一。然後有守地。有戰地。必得大吏專制之。然後事權一。而可以有為。今僅以徽甯割隸浙江。

則池太之賊時時入。徽甯無一日之安。即浙江無一日之安。浙江尚為完善之地。月出餉需十餘萬。以給金陵廬州江西徽甯之軍。而不使之休息。得以盡心催科。合力捐輸。則餉需恐無以為繼。浙省先尚安靜。近以徽甯之警。遣兵招募。出省防勦。漸致人心不靖。稍稍蠢動。外患未弭。內憂可虞。則割隸徽甯。非所以衛浙江。適所以擾浙江。況浙撫之於徽甯。惟調遣兵勇出境防堵。得以專制。其他錢糧之徵解。官吏之調補。皆聽皖撫辦理。而皖撫又遠隔江北。不能盡理。所以兩年以來。吏民徘徊瞻顧。無所適從。黠者罔利。庸者偷安。以致良化為勢。順變為梗。不可救藥。不然。徽郡四塞之地。一人守險。百人難過。何至屢為賊躡。如入無人之境哉。就使兩省撫臣和衷共濟。不分畛域。然上之事權不一。下之耳目多歧。即如徽郡收復以來。浙撫委員署理各缺。皖撫又委員署理各缺。何所從違邪。浙省與皖省參辦失守各員。聞見既殊。輕重即異。何所折衷邪。在各撫臣據事辦理。固無偏好偏惡於其間。在各屬員。雖就本省。能不生私怨私恩於其際。官吏不和於上。紳民不和於下。而望其齊心團結。同心殺賊。勢必不能。故而今之計。惟有合徽甯池太廣之地。暫設一皖南巡撫。重其職守。一其事權。錢糧之徵解。官吏之舉劾。要隘之堵防。兵勇之調遣。悉專制之。宣歙之間。得一重鎮。則足以撫輯瘡痍。征繕固守。以屏蔽江浙。又足以來聞出兵。收復池太各

縣漸次屯兵江岸。以應援金陵。牽制安慶。此則非僅為徽甯計。又非僅為江浙計。實為天下之大計也。難者曰。皖南大吏。不有安徽甯池太廣道乎。得專摺奏事。不有安徽學政乎。更設巡撫。不又當設藩臬兩司。索官制多紛更。且重費乎。不又當設撫標增兵額乎。皖撫既鞭長莫及。浙撫又非統轄。兩相牽制。即兩相推諉。何不請。欽派大員專辦軍務乎。且皖南四府一州。地本狹小。今賊又據池太二府。區區之地。又何必設一巡撫乎。余應之曰。徽甯廣壤地雖小。而峰嶺陡峻。溪流迴繞。徑雜路歧。非親歷其地者。不足以知其險阻也。其言語詰屈難通。其性情好尚不一。非親習其人者。不足以知其風俗。其民習商賈。牟利於外。家競蓋藏。其土硠瘠。多產茶木。而少五穀。仰食於浙江江西。非熟悉其故者。不足以通其有無也。徽甯兩郡守。每分畛域。不能互相救援。事緩則泄沓。事急則倉皇。非置巡撫。不足以統率屬官。而從容布置也。雖有徽甯池太廣道。而自賊破安慶以來。常以知州潘筠基護理。又在向營差委。不暇理地方之事。自後何桂珍恩禧皆未到任。就使到任。仍須稟承於皖撫。而不能奏事。學政雖能奏事。而地方之事。非其專責。軍事非其所長。如請。欽派大員。縱能用兵矣。能糾察官吏矣。而黜陟遷補之權不屬。地方公事不便與聞。地方官又往往掣之肘。則非設巡撫。不足資震懾彈壓。而操縱自如也。錢糧既多蠲免。刑名又多下結。招

勇調兵足資捍衛。則不必更設藩臬。增兵額。而事已足辦也。故曰為今日之江浙計。非暫設皖南巡撫。不足以為屏蔽。為今日皖南諸郡計。非暫設巡撫。不足以一事權。而得戰守之宜。江浙固則足以出賦稅以供諸軍之用。徽甯固則足以出兵池太。扼長江。斷賊路。以應廬州金陵之軍。此天下之大計也。

書楊氏服制議後

劉文淇

喪服傳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所謂亦如之者。謂有適婦者。無適孫婦也。鄭注謂適婦在亦為庶孫之婦。正與傳合。並非臆說。萬氏駁之過矣。且禮無二適。方望溪謂婦姑同服舅姑之服。是有二適矣。賀循謂其夫為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此自謂其姑已亡。乃從夫服如舅姑。孔瑚以曾孫之婦尚存設問。虞喜據有適婦者無適孫婦。而謂曾孫婦存。玄孫之婦猶為庶。此是變禮。虞蔚之說亦同。至尉之又謂孫婦及曾玄孫婦。自隨夫服祖降一等。故宜期。此非與前說矛盾。蓋據正禮其姑不在者而言。非謂婦姑俱服舅姑之服也。楊君以望溪之說同蔚之後說似誤。今制妻從夫服。不別姑之存歿。自是今禮。亦不必以古禮牽合。喪服小記云。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注云。言為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正義云。既不與殤為子。則不應云為後。今云為後。是據已承其處為言也。注疏說本不误。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殤。庶子弗為後也。是殤不為父。本有明文。安得謂以父服殤也。且果以父服服殤。則當云以父服服之。不當云以其服服之矣。通典載荀勗答劉宋之云。若應重服者。記當曰服斬。文約而旨明。今之所服似非服重也。其說最當。蓋後殤者之父。而云為殤後者。詞窮故也。若泥於為後之文。遂謂為殤者之子。則

其服二字難解

趙苞論

紀慶曾

漢趙苞為遼西太守。鮮卑入塞。執其母。以招苞。苞不從。其母被殺。苞卒破敵而殺其身。以謝母。程子曰。苞未合於義也。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得之矣。嗚呼。是徒知母之當全。而不知苞與庶不可同日論也。曹操雖漢賊。方挾天子以令天下。庶之就操。猶不失為漢臣。且與先主君臣之契。即令漢固滅操。其不坐庶以黨逆之罪可知也。使苞降鮮卑。能必鮮卑之不用之乎。從之則率敵人以攻君父。不從則母子託命。死生正未可知也。不然。或漢帝赫然震怒。遣大將分道出塞。檄鮮卑傳送叛人。如明時諸達之執送趙全。則苞與母俱伏尸都市。苞不能全母之生。并不能白母之志。死有遺憾矣。所惜者。以處死責苞。苞固無憾。以先事預防責苞。苞不得辭其責耳。吾聞孝子之事親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其用心之周固如此也。遼西遼郡也。鮮卑之患為日久矣。非變起倉猝者也。即使郡不被兵。母不被執。推其母念子之心。必有日夜不安者矣。為苞計者。不能辭官養母。當單身之官。無使母陷危地。可已計不出此。母子同盡。且使後之論者。原其心。悲其遇。終不能以慮患之疎為苞解也。程子之言。非敢輕議。但事有至當。不敢以語出大儒而屈理以從之也。故不可以不辨。

吾鄉嚴海珊先生嘗作明史稟諫有所論者則詠之。不遍及也。山陰劉忠節孫某者謂之曰。聞先生詠明事。吾祖念臺何以不及。先生曰。予率意成詠耳。古人不朽豈藉予言以垂哉。因補作念臺詩。見記鈔中。至今已近百年矣。吾友金子山甫精史學。善韻語。今春出所詠明史詩示予。索文以序之。予讀之。自帝王將相以至文苑方技諸人有可表見者。無不入詠。卷帙過於嚴而論古之識亦有補前人所未及者。予深服之。而君猶欽然以為未足也。予質鈍於二十一史。讀者僅五六家。惟欽定明史及王司農史稿讀之稍詳。予勝國治亂存亡之故略能道其本末。洪武之創業似漢高帝。而綜核過之。永樂之嗣緒似唐文皇。而武功則不及。惟宣德宏治之守成擬漢之文宣。殆無愧色。然大甯棄而肩背無藩籬之固。詞臣相而殿閣多迂謬之士。正德以降。如日之下。是猶延至百數十年而後亡。不可謂非幸也。聽政荒則朝綱紊。門戶盛則氣節偽。嚴衛專則人心思亂矣。意欲論其得失。而才力限之。逡巡未敢下筆。今得君詩讀之。持論嚴而不刻。不愧知人論世之學。蓋君宅心和平。故得詩人敦厚之意者如此。荒陋如予。何足為君重哉。而君之意不可却也。遂援筆而為之序云。

王孝女小傳

王孝女。天津人。父枚。與張希哲同舉進士。以孝女許嫁希哲子。會枚希哲先後任蘭



山知縣。爭倉庫虧缺相問也。牧喪而卒。孝女哭曰。許嫁父命也。不可舍而他適。若適張氏。日奉甘旨。而呼警人為舅。我不忍也。家人覺其意。環守之。越數日。守者稍懈。遂縊而死。年未二十。嗚呼。適他姓。非貞。事父警。非孝。二者非死莫全也。世輒謂今人不古若。若孝女者。雖聖賢處此。何以加焉。

貞妓王金芝傳

予鄉近太湖。湖濱人多業篋。有商於江西者。嘗至饒州。能道貞妓王金芝遺事。金芝者。不知何許人。貌艷麗。少隸樂籍。人非常意者。不輕見。雖誘以重資。勿顧也。論者以其高潔。比以花之水仙云。與山西商某有終身約。商父聞之大怒。連書促商歸。商不得已辭去。將行。謂金芝曰。待我三年不來。而後嫁。金芝慨然曰。約已定矣。當守之終身。豈特三年哉。遂杜門謝客。坐卧一小樓。攻鍼黹自給。及期。商問不至。遣嫗問之。同賈者。或曰。來。或曰。商父庭訓嚴。是不來矣。金芝尚欲堅意待商。而鴛母苦之。乃作書謝商。閉戶吞金環自殞。商聞之。潛舟南下。至饒。撫金芝棺大慟。為之營葬。具其壘。樹碑表之。當是時。無不知王金芝之為貞烈也。予嘗閱明小說。天順時有楊玉英者。與都督楊俊。昵楊俊為曹石所讒。死西市。玉英趨往。級其首。棺斂畢。哭曰。忠臣死矣。遂自縊樞旁。使金芝當玉英時。力優為之。而或傳或不傳。所與遊者異也。嗚呼。金芝

一妓耳。非有閭閻之博。詩書之澤。乃感知己恩。能不惜一死以殉之。有士君子所不易及者。金芝一妓耳。妓猶如此。噫。

記三婦節烈逸事

予年十五六時。先祖母嘗為予言。吾舅家烏鎮。幼從母往舅氏。門側小樓。有節婦居焉。節婦依父以活。父貧。受人傭。夜擊柝衛鄉里。婦縫紵以佐食。市喧甚。過演劇。觀者比戶。婦未嘗啟牖窺也。外大母憐其貧。時賙恤之。強而後受。婦來謝。見之年甚少。後其父卒。終守節以老。市人不見其面者數十年。惜年老善忘。不能記其姓氏矣。嗚呼。祖母之卒已三十年。距節婦之存。已七八十年矣。嘗問之鎮人。無知者。繼聞乍浦湯山有烈婦某氏事。列婦者。其姑嫜也。強婦與少年遊。婦不可。百計苦之。卒以鞭撻死。又聞有某氏者。虎邱舟子女也。許嫁而婿貧。父絕其婚。女夜投上津橋下死。虎邱游船最盛。舟人婦女。艷妝佐酒。乃有貞烈如某氏者。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信哉。惜述者不能言其姓氏。使三人者得遇震川。當與張貞女並傳矣。

追甫詩集自序

閻其相

閻子居父喪。不為詩三年矣。道光二年。閻子年十三。始從饒先生遊。學為詩。厥後所遺所見所聞所傳聞。皆有詩成。則索紙書之。旁註其年月日而麓之間一二年。積五年十年至二十許年。蒐而覽觀之。所肝膽之人。所居游之地。所苦樂之境。天時之正變。人事之得失。歷歷在目前也。閻子曰。予十三歲以前事。蓋茫不省憶矣。十九年中。中間讀書課文。皆無暇為詩。所遺所見所聞亦忘。十四五。至於讀禮以來。冥吾心而坐而憶之。裁三年之間。惟恍惟惚。嗚呼。再數年後。是豈不為十三歲前事耶。饒先生曰。夫人自其老時。溫其少壯時事。恒苦不能記憶。間有能強記者。亦十得一二事。亦無以定其年若月若日。又其甚者。去歲所喜怒哀樂。至今歲而忘之。今日至明日而忘之。昏昏醉夢之場。其亦可悲也已。是故小子不可不學詩也。道光二十三年春二月。閻子禮過出麓中詩。編次而自序之。

謁周節愍公祠詩序

郭祖翼

公諱二南字汝為雲南蒙化人。明季由選貢為長沙府通判。張獻忠陷長沙。公恢復疆土。撫集流亡。仁惠大著。乙酉擢岳州守。士民乞留。改守長沙。其年五月二十七日。李自成焚劫瀏陽。公馳兵往援。大有斬獲。六月八日。接戰於瀏之官渡。又大克捷。公亦被創。賊乞撫。公罵之。會有他賊畫計。潛師下流。逆渡。出公陣後擊之。公裹創血戰。中流矢遇害。時六月十一也。事聞。贈太僕寺卿。國朝追謚節愍。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二十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陽縣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官江蘇高郵州知州有古微堂集海國圖志等

關中形勢論

一

王翦苻堅論

二

趙汝愚擁立寧宗論

二

書金史完顏元宜傳後

三

書宋名臣言行錄後

四

再書宋名臣言行錄後

四

皇朝經世文編叙

五

明代食兵二政錄叙

六

聖武記叙

八

海國圖志叙

八

擬進呈元史新編序

十

元史大理傳敘

十一

老子本義序

十二

孫子集注序

十三

國朝古文類鈔序

十四

定盦文錄跋

十四

章叢論強恕齋書序

十五

詩古微序

十六

陝西按察使贈布政使嚴公神道碑銘

十六

太子太保兩江總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銘

十八

戶部左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周公神道碑銘

二十

李希廉墓志銘

二十一

方宗誠

字存之安徽桐城人諸生官直隸秦強縣知縣有柏堂文集

歸樵集序

二十三

送馬君之山西序

二十三

劉

蓉字至陝西仙游南相鄉人諸生官巡撫有養晦堂集

與曾滌生侍郎書

二十五



國朝文匯丙集卷二十

關中形勢論

魏源

謝山全氏作諸葛武侯入蜀論。謂為先主孔明計。當棄荊州而圖長安。乃使前將軍日夜結怨於吳。且宛城之內應已平。張遼之援兵已至。即無陸遜亦敗而歸也。況即使得荊襄。不若得長安之一郡一縣。其論高而識卓矣。雖然。長安之一郡一縣。亦何足得哉。凡欲守關中者。必先守潼關。以信陵率五國之師攻秦。秦人固守峭函。五國之師逡巡而不敢入。自西漢移關之後。潼關之險更勝峭函。以峭函縱攻不入。尚有洛陽可為退步。未若潼關在峭函關之內。潼關既守。則別出奇兵由藍田出武關。西塞峭函。東扼虎牢。使敵坐困於二關之間。進不得進。退不得退。靈寶彈丸之地。無糧可徵。不出旬月。三軍飢困。不戰成禽。而長安洛陽先為我有矣。乃始既不用魏延子午谷之計。襲取長安。而欲出上游平取隴右。隴右縱可得。何足以制關中哉。其失一再則屢出祈山。祈山固守。蹈攻城之下策。屢以糧盡而返。不知過城勿攻。直取長安。因釋於敵。其失二。最後乃憑糧運之弊。而屯田渭上。與司馬懿相持。司馬懿雖不敢戰。而長於守。孔明縱不死。蚌鷸相持。何年破賊。用兵之道。地利為先。從未有不守潼關而能有關中者。子文泰與高歡相持於耳陽。而潛師先據潼關。擊破寶泰之眾。高



欺遂東走。英雄成算。止爭機先。彼哥舒翰孫白谷之出關。輒敗者。皆由朝廷中制。不知守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誼。勢非得已。情尚可原。安有位兼將相。進止自由。乃不據形勝。專情節制。持重為不敗之計者哉。金子又作曲端論。謂張浚富平之敗。由防兀朮重有渡江之舉。故先出西北空虛之地。以撓之。兀朮千里赴援。富平雖敗。而江左遂以高枕而無憂焉。以四十萬之兵。投虎狼之喙。尚得執干戈衛社稷之名。老成謀國。固若是乎。誠能固守潼關。縱敵入崤函之後。而遣奇兵由藍田出武關。據崤函以斷其歸路。使金兵困守於靈寶之間者。上也。即不然。敵已入險。則為堅壁清野之策。於四十萬眾中。選簡練之師十萬。使吳玠吳玠劉子羽各將一二萬人。守富平華州鳳翔。而自以三萬人固守長安。深溝高壘。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敵攻長安。則三城各出勁旅以撓其後。敵分攻三城。則長安出勁旅以撓其後。聲東擊西。聲西擊東。更番轉戰。使疲於奔命。窘於糧餉。而後合軍大戰。以克之。順昌之捷。不可再見乎。奈何以剛愎無謀之將。御紀律不嚴之兵。一敗塗地。中原遂不可復。尚不可以服曲端之心。更何以對李綱之功也。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為用兵鄉導之要。咸繼光練兵紀實。紀效新書。為訓練之要。有節制而無地利者。武侯也。無地利而并無節制者。張魏公也。姑舉關中二事。以為千古兵家之鑒。

王翦持堅論

從來用兵。兵多者勝。而王翦滅楚。獨出於用衆。從來客兵利速戰。主兵利持重。而王翦之兵。獨以持重不戰。反客為主。謝元肥水之勝。又以速戰反主為客。考信陵救趙。選兵八萬。遂走蒙驁二十萬之師。項羽以楚兵三萬。遂破章邯二十萬之衆。謝元肥水八萬。遂敗苻堅。投鞭斷流之衆。而楚師於秦。屢戰屢敗。一則懷王敗於秦。殺其將唐妹。一則白起以三萬人自蜀攻楚。一戰而燒夷陵。再戰而舉郢郢。同此秦楚。而李信以二十萬敗於楚。王翦必六十萬乃行。何今昔用衆用寡相胡越哉。魏子曰。此太史公叙述不詳。致後人疑其以六十萬之兵。卒於一陣。從古無此兵法。計李信之兵二十萬。與項燕之兵數相當。而以主待客者。主常勝。故李信敗於項燕。白起之役。能破其衆而不能取其國。究以兵數太少之故。王翦老將。以楚地五千里。建國千年。民風慄悍。非一路之師所能吞并。故自將二十萬以當項燕。堅壁不戰。其相持當在壽春國都之地。其餘四十萬之師。必分四路。一由上游巴蜀東下取湘南長沙。一由襄陽取荊州。一由淮南取廣陵。一由海道取姑蘇。計半截間。江南江北諸城無不下。所有楚之郡邑。府庫積貯。無不為秦兵所有矣。項燕欲救則不敢分兵。欲戰則不能致敵。反主為客。銳挫氣阻。而後王翦開曼傾壁。一大戰而敗之。項燕走。楚王禽。一舉而滅五

千里之國。此兵家萬全之師也。符堅之師。人以為敗於衆。不知以萬衆之國。攻萬衆之兵。非多不能制敵。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假使符堅用王萑故策。自督慕容垂姚萇等。以二十萬衆阻淝水。堅壁不戰。而符融符丕符登之徒。各將十萬。一由上游取蜀。一趨荊州。以羈桓譚。使不得東下。而一軍由廣陵渡江。直趨建業。其時重兵大將皆在外。建康空虛。即謝太傅之才。豈尚能圍棋賭墅。以卻敵哉。建業下。則謝元桓譚兩軍。聞風奪氣。不戰自潰。況以二十萬衆渡淝。而攻八萬哉。項燕之才。不下謝元。而勝敗異者。以所當之敵。一有節制之王萑。一無節制之符堅也。至於淮陰之用衆。武穆之用少。李廣之用奇。雖有神明於法度之外者。然以李臨淮之才。尚不敢野戰。而長於憑城。周亞夫以四十萬軍。堅壁不戰。以梁委吳楚。必待奇兵。援其餉道。敵兵飢困。而後一戰成功。千古兵機。如出一轍。胸無成算。而大勛克建者。未之前聞。

趙汝愚擁立宣宗論

宋孝宗之孝。一代所無。宋光宗悖之不孝。亦一代所無也。孝宗大漸羸。臣皆疏請侍疾。而光宗不視疾。孝宗崩。羣臣疏請執喪。而光宗不成服。不執喪。當是時。人心岌岌。丞相留正拜表而去。趙汝愚以宗室貴戚之卿。遂以皇太后之命。及光宗念欲退閒之旨。擁立甯宗。國勢危而復安。可謂功在社稷。而錢唐事大昕深不然之。謂汝愚此

舉冒險徵幸。萬一宮中有奉帝出門者。何以禦幸而不勝。為秦王從榮。猶可言也。不幸而竟勝。為公子商臣。不可言也。當此之時。惟有為留正之去。不可為汝愚之易君。夫秦王從榮之起兵討武三思也。兵從外入。其敗固宜。彼豈有中宗念欲退聞之旨。豈有皇太后之命乎。情事懸絕。比擬不倫。況以大功已成之優。而設為萬一不然之詞。例諸篡竊。從古無此論史之法。至汝愚之失計。則不在此。當其擁立也。皆由侂冑傳命往來之力。及事定成後。侂冑不過欲得一節鎮。此一賞功之常。而汝愚不欲居定策之名。故不受擁戴之賞。並約同朝皆不受賞。烏乎。汝愚樞密使也。受賞不受。寧無所加損。韓侂冑閣門使也。而欲其不受賞。得乎。及侂冑用宵小之計。用內批罷彭龜年。而汝愚拒之不見。試思彼能罷龜年。獨不能罷汝愚乎。至是侂冑擅權。一時名望斥逐殆盡。立慶元黨禁之碑。用蘇師旦開邊釁。幾致亡國。烏乎。有用人之權。有去小人之力。而優柔不斷。以致垂成而敗者。一見於張柬之五王之不去武三思。再見於汝愚之不去韓侂冑。皆忠有餘而智不足也。錢氏不責其駕駛小人之不善。而反責其推戴之不宜。賢人君子。進退消長。自有定數。而國家受其弊。烏乎。可勝歎哉。

書金史完顏元宜傳後

海陵南伐時。元宜授浙西都統制。置使督諸軍為前鋒。及軍臨廬州。聞雍王已立於東京。改元大定。海陵進退兩難。欲迫令諸將過江。以絕反顧而已。自督親軍回北討賊。諸將以長江天險。初試舟采石江中。與宋將虞允文兵戰不利。且劉琦以大隊嚴守南岸。渡必成禽。又聞京師已立新主。軍士多欲亡歸。決計於元宜及猛安謀克等。遂議共行大事。然後舉兵北還。矢及御帳。海陵中流矢死。大定二年。班師至京。入見世宗。授元宜平章政事。封冀國公。賜姓完顏氏。卒於家。祭賻甚厚。大定十一年。尚書有擬功合幹魯補除授。上曰。昔諸軍共畔海陵。此人首謀。射及大帳。弑之。人臣之罪莫大於是。豈可漫加官職。姑聽其世襲謀克可也。大定十八年。扎里海上言。弑海陵者。實以高爵。非所以勸事君。宜削奪以為人臣之戒。夫海陵弑君。弑母之賊。滔天之罪。亘古所無。故世宗之立。先下詔。暴其罪狀。廢為庶人。人不以為篡。蓋海陵獨夫。獲戴所不容也。倘無完顏元宜之事。海陵竟回軍北向。與世宗交戰。其將不臨陣誅之乎。又將責世宗以賊故主之罪乎。春秋之義。稱某臣弑其君者。罪在臣。不書何人弑。而書通國弑其君者。罪在君。人人得而誅之。宋人弑其君。許與昌弑其君。庶且齊人弑其君。商人吳弑其君。僖。晉人弑其君。密州。其中如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商人本弑君之賊。及商人為下所弑。不復問臣下之罪。奈何誅海陵之人。而尚

責以弑君乎。宋藝祖曰：范質為相，無他短，只欠周世宗一死耳。試問宋祖受周世宗之恩，與質孰大乎？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其來久矣。爰舉春秋斧鉞大義，以正弑君弑母之罪在海陵，而不在殺海陵者。

書宋名臣言行錄後

乾隆中修四庫書，紀文達公以侍讀學士總纂文達，故不喜宋儒。其總目多所發揮，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錄之甚者也。曰：茲錄於安石惠卿皆節取，而劉安世氣節凜然，徒以嘗劾程子，遂不登一字，以私滅公，是用深憾。是說也。於茲錄發之於元城語錄發之於盡言集發之。又於宋如珪名臣琬夾錄發之。於清江三孔集發之。於唐仲友經世圖譜發之。昌言粹聞。沈再沆四昭昭國門可懸南山，不易矣。雖然，吾未知文達所見何本也。茲錄前集起宋初，後集起元祐，而劉公二十餘事在焉。羔羊之節，曾史之行，明夷之貞，凜然起懦夫，炳萬禩，故南宋黃震曰：鈞品隲茲錄諸人，亦則劉公與王巖叟范祖禹間次第附符。是宋本今本五百年未之有改也。吾未知文達所見何本也。且朱子於劉公也，推其剛則視陳忠肅為得中，劾伊川非私心，述折抑必非妄語。養氣剛大，歿致風雷，皜然秋霜，烈日相高焉。而謂其百計抑之，終不能磨滅，然耶否耶？尋其由來，文達殆徒睹董復亨繁露圖集之贅說，適愜其隱衷，而不暇檢原

書遂居為奇貨。夫董氏不學固無論。即其以蘇黨及禪學二事為劉公所以不登之由。則錄中取二蘇言行不下二十餘事。而所臚宋初諸公雜禪學者又十而七。何耶。矧是書成時。朱子悔黃魯直之孝友篤行而遺之。則即四科不列曾氏尚未足為記者闕失。矧未見言色而言乎。夫忠定與文公皆百世師。原非後人所能一畚增。一蠹損。而文達方以記醜言辨尸重名。余恐耳食者流。或眩其信仰前哲之心。而靡從之。則是益重文達過也。至文達謂南宋亡於諸儒。不得委之侂冑。東林起於楊時。遂至再屋明社。則固無譏焉。宋二條見四庫書目慶元黨禁楊龜山集下

再書宋名臣言行錄後

太原閻百詩曰。近日文人議論之悞之辟。未有甚於楊用修者也。用修最不喜朱子。以不喜朱故。遂并濂洛關涑諸儒攢勿道。以不喜朱故。遂并宋一代文章事業議論。攢勿道。以不喜朱故。遂并夷宋於晉。謂國運不得肩漢唐。竟哉閻氏之論乎。雖然。尚未得所由然也。用修談詩專詆杜。談史專詆朱。其詆杜也。欲右李白也。詆朱也以議二蘇也。其尊蘇李也。則以蜀人也。用修曰。古今才咸患不足。稍稍有餘者。惟太白子瞻二人。用修殆欲離立而三乎。然謂杜恒推李。李恒藐杜。既不君子古人。又以杜詩見重宋代。并謂宋人杜撰詩史。壞風雅體。可謂勇於自用矣。至謂朱子列安石名臣。

言行錄。縑素易位。則尤不可無辨。朱子跋兩陳諫議罪狀。安石縑纒三四千言。不啻九鼎鑊魑魅。而茲錄安石十餘事。則皆心若公孫宏。學若商君。懷若陽處父。怙子若石季龍。皆取元祐諸君子攻安石語。正猶纂楚詞。附揚雄反騷。以藉著洪氏蘇氏貶詞。明大誼也。即較范氏列女不遺文姬。汝愚奏議。兼收惇蔡。尚區以別。故臨川李穆堂侍郎深憾錄中安石言行之為誣。夫同一言行錄也。臨川人則曰誣謗安石。蜀人則又曰左袒安石。果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耶。矧朱子答呂東萊謂茲錄隨手摭綴。不成文字。而用修謂其自擬春秋。又何據耶。靖康初。楊時即劾罷安石配享。燬五經新議。振孝宗乾道五年。魏棧并劾去其從祀。用修乃謂其父子配享終宋世。無一人公言其非。又何耶。用修誦唐詩人二十有二。南宋相業五。皆蜀士。且謂新法之行。始終爭之。惟二蘇。謂紹熙劍州黃裳封事。遠過司馬溫公。而他非蜀產者。雖韓魏公。歐陽文忠公。德業皆據小說。卮言。議其疏防危身。為莫大罪。議其暱妓挾私。誣謗錢氏等。諸穢史。嗚呼。桑梓之重如山。畛域之堅如城。而顧謂他人畛域未化耶。又其甚者。則謂朱文公著書談道。品隲古今。固不違公是遠人情。稱秦檜。詆岳飛。盜諸葛。匡衡。陶淵明。韓退之。皆力詆不使為完人。嗚呼。天下後世尚有讀書人也。文公父韋齊公。忤秦檜以去國。文公謂天地之正氣。忽發於施全。又欲請武穆卹典。會去國未果。其手



帖存岳氏故珂跋。反復感激數千言。法寶真在而謂黨奸諛抑忠蓋恐起岳檜二人質之亦未必受此等諛謗也。至通鑑沿舊史書諸葛入寇綱目正之有目共聞。今謂盜之果孰暗孰傳耶。文公于蜀漢君臣正統書淵明有晉士特著韓文考異以昭道統而孔明昌黎宋後始祀闕里其以表章力乎詆斥力乎至匡衡說經諉粹而相漢以貪賤故文公疑其勸說而升庵不平之然則匡衡果清節之儒耶。文公箴門人議霍光馬援者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善為己師胡如此議論也用修猶謂其無過中求有過獨不思蘇子瞻聖荀或不聖武王至以湯武為篡弒以亂天下公義自孟子始以昭烈孔明入蜀與曹操無異此有過中求無過耶。無過中求有過耶。胡不置一解也。文公於名臣言行臚蘇公忠謹大節甚具而用修謂專詆其未形之惡然則用修以莊子詩禮盜塚驗於宋儒談性理者是果預詆未形之斑否耶。用修曰自周孔來無一人能逃文公議者予則曰有宋一代自蜀人外無一人能用修議者然且欺後世無復讀書人動輒臆某書臆某事鼓譟後生誣誤來學至偽稱朱子語錄別本言大顛書乃昌黎死案嗚呼此別本者何人所藏獨升庵見之耶。陳氏正楊書其亦不得已耶。

事必本乎心。璽一也。文見於朱者千萬如一。有璽籀篆而朱鳥跡者乎。有朱籀篆而璽鳥跡者乎。然無璽之祗。不可以程物。故輕重生權衡。非權衡生輕重。善言心者必有驗於事矣。法必本乎人。轉五寸之輟。引重致千里。莫御之跬步不前。然恃目巧。師意匠。般爾不能閉造而出合。善言人者必有資於法矣。今必本乎古。軒轅上之甲子。千歲可坐致焉。然昨歲之厯。今歲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適宜。時瘡近勢。齋切聖人乘之。神明生焉。經緯起焉。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矣。物必本乎我。然兩物相摩而精者出焉。兩心相質而疑難形焉。兩疑相難而易簡出焉。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又曰。周爰咨度。周爰咨謀。古人不敢自恃其心也。如是。古之善入夫人人之心。又善出其人人之心。以自恢其心也。如是。切焉。刺焉。委焉。輸焉。善言我者必有乘於物矣。蟠焉。際焉。之謂神。效焉。法焉。之謂事。創之因之。謂之后王君公。承之宣之。謂之大夫。師牧役智。效能分事。譽譽達之天下。謂之府史胥徒農工商賈卒伍。人積人之謂治。治相嬗成。今古有汚隆有敝更之。謂器與道。君公卿士庶人。推本今世前世。道器之汚隆所由然。以自治外治。知從違知參伍變化之。謂學。學為師長。學為臣。學為士。庶者也。格其心身國家天下之物。知異以正。奚以修。奚以齊。且治平者也。統鉞其好惡。教養其喜樂。兵刑其怒哀。譽譽乎經曲。森森乎精微。則

遵襲循守與創制同。諏詢謀議與施措同。朕葛紛紜至纖至悉與性命流行品物同。般諸事則右史所述。蹟諸言則左史所記。事者一成而不可易。言則得失繫矣。違從係矣。參伍具矣。先王以之備疎誦。知民務。集羣慮。研幾微。究中極。精極蠅蝻不為。與博周倫物不為。末元黃相反不為。異規矩重疊不為。同故鳩聚。本朝以來碩公龐儒俊士。疇民之言。都若干篇。為卷百有二十。為綱八。為目六十有三。言學之屬六。言治之屬五。言吏之屬八。言戶之屬十有二。言禮之屬九。言兵之屬十有二。言刑之屬三。言工之屬九。則總理於邵陽魏君默深。告成於道光六年柔兆閭茂之仲冬也。

### 明代食兵二政錄叙

以三代之盛。而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是以論語監二代。荀卿法後王。而王者必敬前代。二王之後。豈非以法制因革損益。固前事之師哉。我朝之勝國曰明代。凡中外官制律例賦額兵額。大都因明制而損益之。故其流極變遷。得失切劇之故。莫近於明。明中葉以後之主德無足論。論其祖宗朝之制度。異今日者。則莫如大兵大役之派民加賦。末年遂以是亡國。而方其盛時。則亦以此不致別善國用。舉天下仕進一出於科目。無他途雜乎其間。無色目人分占其間。無論甲乙一第。未有終身不沾一祿者。內而部曹。外而守令。未有需次數年十數年始補一缺者。遇銓選乏人。則

輒起廢田間旋踵錄用士之得官也易復官也易則其視去官也不難又士自成進士釋褐以後則不復以聲律點畫為重士得以講求有用之學故中材之士往往磨厲奮發危言危行無所瞻顧凡本兵吏部文武之任往往有非常豪傑出乎其間雖佚君亂政屢作相與維持匡救而不遽亡使非四方稅權太監擾其下主兵太監掣其外司禮太監神叢阿柄倒其上則雖偶有大兵大役之加派民不致亂也雖有北韃南倭之侵軼兵不致亡也是明代之得在於清士途培士氣其失在於大權旁落而加派練餉門戶黨援則其變證也不一歲不虞河患無一歲不籌河費前代未之聞焉江海惟防倭防盜不防西洋夷煙漫宇內貨幣漏海外病漕病饑病吏病民之患前代未之聞焉內外既無兩漏卮仕途又無兩濫竽無漏卮則國儲財無濫竽則士儲才故雖以宗祿土木神僊之耗盡中璫廷杖之摧折而司農柄兵諸臣得以隨弊隨治病患迭出人材亦迭出不至有仰屋呼庚之虞不至有拊髀乏材之嘆烏乎治有餘之證易於治不足之證明中葉以前之證其尚有餘乎有下而無上厥象水有上而無下厥象火明中葉以後之證其猶水歟皇清立國之初閭民生之困監勝國之失首申閭宦重賦之禁乾隆嘉慶以來黃河大工一切發帑永免力役之征而且賜復蠲租之詔吏不絕書其重民食也如是北韃南倭燿燿不驚上司改

流萬里不弊。其靖邊惠也如是。民生具間。耳不聞苛政。目不見鋒鏑。而又乾綱親攬。日見羣臣。日日答萬幾。優禮言官。從不知有廷杖詔獄為何事。其政本肅清。豈獨高出明代萬萬。然而東南之漕運。困於輸將。中外之仕途。困於濡滯。沿邊之軍餉。計於度支者。何哉。黃河無事。歲修數百萬。有事塞決千百萬。無一歲不虞河患。無一歲不籌河費。此前代所無也。夷煙蔓宇內。貨幣漏海外。漕蹇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無也。士之窮而在下者。自科舉則以聲音訓詁相高。違而在上者。翰林則以書藝工敏。部曹則以胥史案例為才。舉天下人才。盡出於無用之一途。此前代所無也。其他宗祿之繁。養兵之費。亦與前世相出入。是以節用愛民。同符三代。而天下事患常出於所備之外。立乎今日。以指往昔。異同黑白。病藥相發。亦一代得失之林。幾少游京師。好空掌故。曾以道光五載。為江蘇督方伯輯皇朝經世文編。繼又念今昔病藥之相沿。常以對治而益養。爰復仿宋臣鑑唐漢臣過秦之誦。故集有明三百年文章論議。言食政之類十有三。曰理財。曰養民。曰賦役。曰稅課。曰屯政。曰倉儲。曰荒政。曰鹽法。曰宗祿。曰水利。曰運河。曰河防。兵政之類二十有四。曰兵制。曰京營。曰親軍召募。曰戰車。曰屯餉。曰茶馬。曰防守九邊形勢。曰薊鎮宣大邊防。曰遼東邊防。曰西番。曰西南土司。曰朝鮮禦倭。曰款貢。曰盜賊。凡為卷七十有八。勞臣盡士高

憂魂畫繫矣具矣。若夫議禮之聚訟。刑獄之匡救。於今無涉。概不旁錄。其遼東遼陽。事關敵忌。可酌改而不必諱言。則有欽定明史舊例在。有純皇帝褒熊廷弼及贈諡殉節諸臣之詔書在。

### 聖武記叙

荆楚以南有積感之民焉。距生於乾隆征楚苗之前一歲。中更嘉慶征教匪征海寇之歲。迄十八載。幾輔靖賊之歲。始貢京師。又迄道光征回疆之歲。始蒞仕京師。京師掌故海也。得借觀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訖。於是我生以後數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迄國初數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因以溯洄於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息之本末。晚僑江淮。海警颺忽。軍閭沓至。慨然觸其中之所積。乃盡發其積藏。排比經緯。馳騁往復。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論議若干篇。為十有四卷。統四十餘萬言。告成於海夷就款江甯之月。乃敬叙其端曰。天地以五行戰陰陽。聖人飭五官。則戰勝於廟堂。戰勝廟堂者如之何。曰。聖清尚矣。請言聖清以前之世。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於海外。國非贏。令不行於境內之謂贏。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志於四夷而憂不逞志於四境。官無不材。則國積富。境無廢令。則國柄強。則以之詰奸。奸不處。以之治財。

財不露以之蒐器器不竊以之練士士無虛伍。如是而患於四夷何憂乎禦侮。斯之謂折衝於尊俎。嘗觀周漢唐宋金元明之中葉矣。瞻其闕夫豈無懸令詢其廷夫豈無充位人見其令雷行於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階閭也。人見其材雲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伏於漼莽也。無一政能由軍法則佚民玩無一材堪充軍吏則教民狂無一事非耗軍實則四民皆荒佚民玩則蠶垂不能令一羊教民狂則蟄雷不能破一牆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於堂明日觴於墮後日肱於臑以節制輕桓文以富强歸管商以火烈金肅議成湯奚必更問其勝負於疆場矣。記曰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昔帝王處蒙業久安之世當渙汗大號之日必兢兢以軍令飾天下之人心皇然以軍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邁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強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來王是之謂戰勝於廟堂是以後聖師前聖後王師前王師前聖前王莫近於我烈祖神宗矣。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績方行天下至於海表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用敢拜手稽首作聖武記

海國圖志叙

海國圖志六十卷何所據一據前兩廣總督林尚書所譯西夷之四洲志再據歷代

史志及明以來島志及近日夷圖夷語鈎稽貫串創榛闢莽前驅先路大都東南洋西南洋增於原書者十之八大小西洋北洋外大西洋增於原書者十之六又圖以經之表以緯之博參羣議以發揮之何以異於昔人海圖之書曰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睦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故同一禦敵而知其形與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敵而知其情與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馭外夷者誠以敵形形同凡席誠以敵情情同寢饋然則執此書即可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機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無形之兵也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積患人心之積患如之何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煙販煙之莠民故君子讀雲漢車攻先於常武江漢而知二雅詩人之所發憤玩卦爻內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憂患憤與憂天道所以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違寐而知覺也人才所以革虛而之實也昔準噶爾跳踉於康熙雍正之兩朝而電掃於乾隆之中葉夷煙流毒罪萬準夷吾皇仁勤上符列祖天時人事倚伏相乘何患攘剔之無期何患奮武之無會此凡有血氣者所宜憤懣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講畫也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則人心之寐患去其一



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又三年而蓄之。網臨淵而結之。毋馮河。毋畫餅。則人材之虛惠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虛惠去而風雷行。傳曰。孰荒於門。孰治於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叙海國圖志。

以守為攻。以守為款。用夷制夷。曠司殷楫。述籌海篇第一。

綴三千年。圖九萬里。經之緯之。左圖右史。述各國沿革圖第二。

夷教夷煙。毋能入界。嗟我屬藩。尚堪敵愾。志東南洋海岸各國第三。

呂宋瓜哇。嶼瑋日本。或噬或駭。前車不遠。志東南洋各島第四。

數閱三更。地割五竺。鵲巢鳩居。為震旦毒。述西南洋五印度第五。

維哲與黔。地遶疆閼。役使前驅。嘲誚海客。述小西洋利未亞第六。

大秦海西。諸戎所巢。維利維威。實懷洋鵲。述大西洋歐羅巴各國第七。

尾東首西。北盡冰溟。近交遠攻。陸戰之鄰。述北洋俄羅斯國第八。

勁悍英冠。格拱中原。遠交近攻。水戰之援。述外大洋彌利堅第九。

人各本天。教網於聖。維合紛紜。有條不紊。述西洋各國教門表第十。

萬里一朔。莫如中華。不聯之聯。大食歐巴。述中國西洋紀年表第十一。

中麻資西。西麻異中。民時所授。我握其宗。述中國西麻異同表第十二。

兵先地利。豈間遐荒。聚米畫沙。戰勝廟堂。述國地總論第十三。  
雖有地利。不如人和。奇正正奇。力少謀多。述籌夷章條第十四。  
知己知彼。可款可戰。匪證奚方。孰醫瞑眩。述夷情備采第十五。  
水國恃舟。猶陸恃堞。長技不師。風濤誰禦。述戰艦條議第十六。  
五行相克。金火斯烈。雷奮地中。攻守一轍。述火器火攻條議第十七。  
軌文匪同。貨幣斯同。神奇利用。盡殫明聰。述器藝貨幣第十八。

擬進呈元史新編序

臣源言。伏聞天不變道亦不變。國可滅史不可亡。興稽典謨三五之年。春秋所紀二百餘歲之事。自周漢至明二十三史之編。事匪一端。迹多殊軌。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靡。過於漢唐。自塞外三帝。中原七帝。皆英武踵立。無一童昏暴繆之主。而又內無宮闈奄宦之蠹。外無苛政強臣夷狄之擾。又有四怯薛之子孫。世為良相輔政。與國同休。其肅清寬厚。亦過於漢唐。而末造一朝。偶爾失馭。曾未至幽厲桓靈之甚。遂至魚爛河清。不可救者。何哉。禮運言三代之治天下也。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公則胡越一家。不公則肝膽楚越。古聖人以綏冕當天之喜。斧鉞當天之怒。命討威福。一奉天道出之。而不敢私焉。明人永元之後。每論元代之弊。皆

由內北國而疎中國。內北人而外漢人。南人事為之制。曲為之坊。以言用人。則臺省要官。皆北人據之。漢人南人。百無一二。其破格知遇者。官至集賢翰林院大學士而止。從無入相秉樞之事。乃稽之元史紀傳。殊不盡然。太祖龍興。即以耶律楚材為丞相。太宗則劉秉忠主機要。而漢相數人副之。憲宗世祖。則史天澤廉希憲姚樞許衡。實默諸理學名儒。皆預機密。朝夕左右。即姚口後。雖以事誅。而史言有元一代紀綱多其所立。則亦非以漢人為不可用。而末年至中中。賀太平尚以漢相負中外望。惟是中葉以後。臺省官長。多其國人。及其判署不諳文義。弄磨伏獵。不得已始取漢人。南人以為之佐。至於末造。中書政以賄成。臺憲官皆議價。以得出而分巡。競漁獵以償債餉。不復知紀綱廉恥為何物。至於進士科舉。罷自國初。中葉屢舉屢輟。動為色目人所倚。順帝末年。始一大舉行。而國將亡矣。兼之中原財賦。耗於僧寺。佛寺者十之三。耗於藩封勳戚者十之二。是以膏澤之潤。罕及於南。涖澆之恩。悉歸於北。界鴻溝於大宅。自以為得親適。疏遊之道。致韓山童偽檄有貧極江南富歸塞北之斥。天道循環。物極必反。不及百年。尚之時重於北者。終復盡歸於南。乘除勝負。理勢固然哉。且元恃其取天下之易。既定江南。并大理。遂欲包有六合。日本爪哇。皆履海師於數萬里之外。又不思中原形勢。外置嶺北嶺西阿母河諸行省。動輒疆域數千里。

馬行八九十日方至。內置江浙湖廣各行省。舉唐宋分道分路之制。盡蕩覆之。旁通廣闊。務為侈闊。鞭長駕遠。控馭不及。於是海都乃順諸王叛於北。安南緬甸八百諸蠻叛於南。窮年遠討。虛敝中國。如外疆中乾之人。軀幹龐然。一朝瘞木。於是河潰於北。漕梗於南。兵起於東。大盜則一招再招。官至極品。空名宣敕。逢人即授。屯膏吝賞。於未熾之初。而曲奉驕子於燎原之後。人心愈渙。天命靡常。二三豪傑。魁壘忠義之士。亦冥冥中輒自相蚌鹬。潛被顛倒。而莫為之所。若天意若人事。焉烏乎。孰使然哉。人知元史成於明初。諸臣潦草之手。不知其載籍掌故之荒陋疏舛。諱莫如深者。皆元人自取之。兵籍之多寡。非點威典樞密之臣一二預知外。無一人能知其數者。拖布赤顏一書。譯言聖武開天記。紀開國武功。自當宣付史館。乃中葉修太祖實錄。請之而不肯出。天歷修經世大典。再請之而不肯出。故元史國初三朝本紀。顛倒重複。僅據傳聞。國初平定部落數萬里。如望雲霧。而經世大典於西北藩封之疆域。祿籍兵馬。皆僅虛列篇名。以金匱石室進呈乙覽之書。而視同陰謀。深閉固拒。若是又何怪文獻無徵之後人哉。是以疆域雖廣。與無疆同。武功雖雄。與無武同。加以明人舊史不諳翻譯。遂至一人重出數傳。而元勳反無姓名。順帝末年事。全鈔吏牘。如塗塗附。為從來未有之穢史。近人如邵遠平之元史類編。徒襲鄭樵通志之重疊。分天王

軍輔侍從庶官忠節文翰雜行等類。甚以廓擴之忠勲列入雜行。又有紀傳無表志因摭志入傳。又多采制冊入紀。多采書序入儒林。又多采元典章吏牒之書以充表帙。皆不登大雅。甚至本紀直以世祖為始。而太祖太宗憲宗三朝平漠北平西域平金平蜀之功不載一字。更舊史之不如。至近臣錢大昕重修之本。亦僅成氏族志經籍志餘並無稿。臣源於修海國圖志之餘。得英夷所述五印度俄羅斯元裔之始末。根觸舊史。復廢日力於斯。旁搜四庫中元代文集數百種。及元祕史及其並整其亂補其漏。正其誣。闕其幽。文其野。討論參酌。數年於斯。始有脫稿。烏乎。前事者後事之師。元起塞外有中原。遠非遼金之比。其始終得失固百代之殷鑑也哉。

元史大理傳叙

顧祖禹方輿紀要謂歷代行軍地利皆有格式。惟蒙古之兵。任臆出奇。出沒不測。為從古所未有。蓋指大理之役言也。元憲宗兵頓合州之釣魚山。一戰不下。乃思遠出西蜀上游。遂令皇弟忽必烈遠烏斯藏。穿蠻叢數千里而至大理。士馬死者十餘萬。然皇弟兩次皆由大理反。以未能遂夾攻之效。雖留烏良合台在後。遠至湖南而已。屬强弩之末。此其即位後。即遣國信使却經渡江往聘者。亦誠見其難也。遇賈似道幽信使於儀徵。經年不報。於是世祖怒。用劉整之謀。舍蜀而攻襄陽。圖奪其咽喉。呂

文煥固守力戰三載。賈似道不遣一旅之援。文煥力竭始降。使賈似道親赴襄陽。外內援應。不知世祖又將何以制之。吾以為憲宗之攻蜀。東川西川已皆為元有。區區一合州釣魚山不下。何阻於大事。曷不歛內江外江之船。乘春水直出巫峽。攻鄂攻金陵。直走吳越。則不待師抵錢塘而杭州失矣。烏用合州之蚌鷸相持哉。襄陽之城不下。何不舍之而赴上游漢中。造船直下。過襄陽不攻。直出漢陽。順長江而下。則亦破竹之勢。勝襄陽之頓兵老師。其巧拙勞逸天淵矣。更有奇於是者。日本瓜哇之役。均為孟浪。自取顛沛。至元兵攻襄陽時。宋人金履祥曾上書獻海道圖並策。請以重兵由四明出海。直抵天津。擣燕雲。則襄樊之圍自解。似道不報。及伯顏下臨安。收圖籍。得此圖及策。乃奏籌海運。招海盜張清朱瑄。封以二侯。專主其事。由是海運歷年益增。益多。運漕至三百萬。是天津之至吳越。海道直捷。苟當其未破襄陽之前。間執使之信。即以其征日本瓜哇之力。移海艘數十艘。由天津直抵山東。一由揚子江直取江陵。一由錢塘江直擣臨安。豈非天降之師。事半功百哉。此之謂奇師。視大理日本之役。何如耶。故顧祖禹所謂元人用兵之奇。不知皆拙謀下策也。

老子本義序

有黃老之學。有老莊之學。黃老之學。出於上古。故五千言中。動稱經言及太上有言。

國朝文匯

卷二十

十二

國學扶輪社印

又多引禮家之言。兵家之言。其宗旨見於莊子天下篇。其旁出者見於靈樞經黃帝之言。及淮南精神訓。其於六經也近於易。其末章欲得小國寡民而治之。又言以身治身以家國天下治家國天下。則其輒言天下無為者。非枯坐拱手而化行若馳也。靜制動。北勝牡。先自勝而後能制天下之勝。其言三寶一慈二檢三不敢為天下先。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致柔之極。有若嬰兒。乃混沌初開之無為也。及世運日新。如赤子嬰兒日長。則其教導涵育。有簡易繁難之不同。惟至人能因而應之。與民宜之。故堯稱無名。舜稱無為。夫子以仲弓居敬行簡。可使南面。其贊易惟以乾坤易簡為言。此中世之無為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如遇大寒暑大病苦之後。則惟診治調息以養復其元。而未可施以肥濃腴劑之劑。如西漢承周末文勝七國。嬴秦湯火之後。當天下生民大災患大痼瘵之時。故留侯師黃石佐高祖。約法三章。盡革苛政。酷刑。曹相師蓋公輔齊漢。不擾獄市。不更法令。致文景刑措之治。亦不啻重睹太古焉。此黃老無為可治天下。後世如東漢光武。孝明。元魏孝文。五代唐明宗。宋仁宗。金世宗。皆得其遺意。是古無為之治。非不可用於世明矣。至魏晉之世。則不言黃老而言莊老。其言莊也。又不師其無欲而專排禮法以濟其欲。故不勇於不敢而勇於敢。動行一切之法。使天下屏息待命。而已得以清淨自在。遂至萬事蠹廢。而後王行之。

流始自悔其弊。與黃老慈儉不敢先天下之旨。若冰炭霄壤之相反。而後人不分。動以黃老相詬厲。豈不誣哉。後世之述老子者。如韓非有喻老解老。則是以刑名為道德。王雱呂惠卿諸家。皆以莊解老。蘇子由焦竑李贄諸家。又動以釋家之意解老。無一人得其真。其實開佛之先者。莫如列子。故張湛列子注叙曰。禦寇宗旨。與佛經為近。不獨西方至人。皆不言而自化。無為而自治。一章而已。要之。列子注莫善於張湛。莊子注莫善於向郭。而老子注則無善本焉。源念先聖猶龍之嘆。與孟子闢楊朱不闢老子之故。因念經曰。言有宗。事有君。爰專取諸家之說。不離無為。無欲與無名之樸者。以為養心治事之助。視治參同陰符者。或較有益焉。其五十言章句。以河上公所分及傅休奕古本為最。疵而淮南所引為最善。其開元御注所加與韓非所述者。皆所可取也。

孫子集註序

易其言兵之書乎。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所以動而有悔也。吾於斯見兵之情。老子其言兵之書乎。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吾於斯見兵之形。孫武其言道之書乎。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無智名。無勇功。吾於斯見兵之精。故夫經之易。



也。子之老也。兵家之孫也。其道皆冒萬有其心。皆照宇宙。其術皆合天人。綜常變者也。而蘇洵曰。按言以責行。孫武不能辭三失。久暴師而越。釁衆縱鞭。墓而荆。怒激失秦交。而包救。至言兵則吳劣於孫。用兵則孫劣於吳。矧祖其餘論。故智者乎。嗚呼。吳澤國。文身封豕之蠻耳。一朝滅郢。氣溢於項。主驚臣駭。據宮而竊。子胥之智不能平季札之親。且賢不能禁一羈旅臣能已之乎。故越絕書稱。巫門外有吳王客孫武家。是則客卿將兵。功成不受官。以不盡行其說故也。或又謂將才非人。力運用存一心。括讀父書。徒取秦禽。是又不然。兵列五禮。學禮宜及。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好謀而成。我戰則克。學矛夫子獲甲三百。特兵危事。而括易言之。正與兵書相背。故也。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殺人以生人。匪謀易成。謀定而後戰。斯常夫可制變。上謀之天下。謀之地中。謀之人。人謀敵謀。乃通於神。非神之力也。心之變化所極也。變化者仁術也。上古聖人。以其至仁之心。挽水火而勝之。挽龍蛇虎豹犀象而勝之。恩生於害。害生於恩。微觀於五行相生相克之原。天地間無往而非兵也。無兵而非道也。無道而非情也。精之又精。習與性成。造父得之以御名。羿得之以射名。稷得之以稼名。宜僚以如秋。以奕。越女以劍。雖得諸心。口不能云。口即能云。不能宣其所以云。若夫由其云以通其所以云。微乎微乎。深乎深乎。夫非知易與老之旨者。孰與言。

乎

國朝古文類鈔叙代陶中丞作

百物之生。惟人能言。最靈貴於天地。有筆諸書。矢為文字之言。即有整齊文字以待來學之言。請言六經。六經自易禮春秋姬孔制作外。詩則纂輯當時有韻之文也。書則纂輯當時制誥章奏載記之文也。禮記則纂輯學士大夫考證論議之文也。網羅放失。纂述舊聞。以昭代為憲章。而監二代之文獻。然則整齊文字之學。自夫子之纂六經始。後世尊之為經。在當日夫子自視。則亦一代詩文之匯選。本朝前之文獻而已。故曰文不在茲乎。是則古今文字之辰極也。宋景祐馬以後。不知其約六經之旨。成文而文始不貫於道。蕭統徐陵以後。選文者不知祖詩書文獻之誼。瓜區豆剖。上不足考治下。不足辨學。而總集始不秉乎經。夫聖人之貴人心。崇民智。其至矣。閭巷之議。太師采之。先大夫先民之語言。太史氏司之。其道術成立。昭明乎邦國者。專立之。官以世守之。故以一己詔人。不若以天下人詔人之切也。以一時之天下所言詔人。不如以一代之數代之天下所言詔人之備也。鬼神禮樂所以幽明。食貨兵刑所以因革。公卿師尹士女諺俗所以失得。散聽則歧。合聽則聖。散觀則支。合觀則性。雖然。合觀合聽亦何易言也。文章與世道為污隆。南宋之文必不如北宋。晚唐之文必不如

中唐兩晉六季之文。必不如兩漢。而東漢之文。又不如西京。矧我聖清。碑碑二百載。由治平升平而進於太平。元氣長於漢。經術盛於唐。兵力物力幅員雄於宋。列聖御製詩文集。康熙圖書乾隆四庫官書。尤富轍萬古。生其間者。其氣昌明。其聲宮。其見聞瑰軼而混芒。而其文不當駕兩漢兩晉三唐而上乎。其進退去取。不亦視漢晉三唐更難乎。故曰百川止於海。百家究乎道。時於虛而言之無物。時於實而言無心得。是皆道所不在。不可以為文。即不可以權衡一代之文。涇縣朱蘭友侍讀在史館。預修文苑傳。得盡見進呈諸集。又益以蒐購假借。共得五百五十餘家。鈔為國朝古文辭如千卷。如建章千門萬戶。不專一構。既以究一代理學之士心思材力所極。而要沿溯乎當代經術掌故。以求適乎姬孔之條貫。可謂不離其宗者乎。可謂操其本御其末者乎。誠能以昭代之典章文字。讀六經。而又能以六經讀昭代之典章文字。其於是編也。又何窮大失居之有。

定盦文錄敘

道光二十有一載。禮部儀制司主事仁和龔君卒於丹陽。越明年夏。其孤橙抱其遺書來揚州。就正於其執友邵陽魏源。源既論定其中。程者校正其章句。違合者凡得文若干篇。為十有二卷。題曰定盦文錄。又輯其考證雜著詩詞十有二卷。題曰定盦

外錄皆可殺青付繕寫。昔越女之論劍曰。臣非有所受於人也。而忽然得之。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圓。天不能壘。父兄師友不能佑。其道常主於逆。小者逆謠俗。逆風土。大者逆運會。所逆愈甚。則所復愈大。大則復於古。古則復於和。若君之學。謂能復於本乎。所不敢知。要其復於古也。決矣。陰陽之道。偏勝者強。自孔門七十子之徒。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已不能兼誼。其後分散諸國。言語家流為宋玉唐勒景差。血與道分離。荀況氏揚雄氏亦皆從詞賦入經術。因文見道。或毗陽則敗於質。或毗陰則憤於事。徒以去聖未遠。為聖古人。故至今其言猶立。矧生百世之下。能為百世以上之語言。能貼石百世以下之魂魄。春如古春。秋如古秋。與聖詔告。與王獻酬。躡勒差而出入。況雄其所復。詎不大哉。火日外景。則內開。金水內景。則外開。外開斯內照。愈尊。君憤於外事。而文字變與洞闢。自成宇宙。其金水內景者。與雖錮之深淵。絨以鐵石。土花繡蝕。千百載後。發矐出之。相對猶如坐三代上。君名自珍。更名聶祚。字璵人。浙之仁和人。於經通公羊春秋。於史長西北輿地。其文以六書小學為入門。以周秦諸子。古金樂石為崖郭。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隱為質幹。晚猶好西方之書。自謂造深微云。自其先世祖父至君三世。皆以進士官禮曹。君二子。長子橙。以文學世其家。

章穀諭強恕齋書序

醉一石之醪。量石而止矣。引十石之弓。量十石而止矣。以受萬石之舟。為芥葦之用。量沛乎有餘。力盡乎若無。是其塵垢糠粃。猶將陶鑄萬有者乎。道光四年秋。總兵官陳公階平自江蘇。崇明移湖南鎮。鎮過常德。訪余楊將軍署中。酒半。論當世鉅人長者。慨然曰。余從東海中來時。江南大濬。偏海之邑。曰寶山。澤國之民。將為魚鱉。則有銅陵章叟。以教諭而呼集十萬餘金。以教諭而部勒十餘萬戶。畢賑八閩月。無譁無餓。大吏發帑金數萬至不受。將奏其最於朝。復不受。可謂當大事者哉。顧不得立朝佐天子。任元元憂。徒窮老東海角。相與喟然太息。越七載。省親寶山。遂議叟海上。則絕口不語世事。斗室環以萬卷。坐其中兀然如山。耳聃遇面。聲中黃鍾之宮。指案上尚書。為言召詰洛詰四篇。次第四年時事。二邑營建緣由。明堂位置。各有時日起訖。審其往來蹤蹟。以察知周召二公陳詰納誨心事。於詞曲聲牙中。而如聞其告語。寶山城東北角斗入大海。是日天風鼓潮。殷几席。與譚經聲應和如雷。語罷出城。循海塘東西砲臺眺望。一角海。劃然長嘯。水天寥泲。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悵悵而歸。烏乎。伏生申公。非經生也。太邱林宗。非一鄉之士也。龐士元。元德秀。非一邑之吏也。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虎決而尸默者。也。鷹揚而龜息者。也。方仁廟親政之初。徵天下孝廉方正之士。要以大興朱文正公薦入都。時廷對百

餘人翼日召詣軍機處詢川楚平賊方略者獨湖南激浦嚴如以暨史二人嚴君奉命從軍官至兩司尚未竟其用天下至今惜之史則以老親年八十餘遂改所擬保甲摺子為上軍機大臣書而歸終身不出浮沉東海上二十餘年時時出具聲響歌嘯先王之道羽翼羣生之命弟子錄其書為經勝文勝筆勝各如千卷讀者或震而矜之以為史所學在是為予抱一蠱於大洋而謂海盡在是抑直得謂海必不在是耶史名謙存銅陵人今年七十有九自號強恕老人

### 詩古微序

詩古微凡二十有二卷上編六卷并卷首一卷通語全經大誼中編十卷答問逐章發難下編五卷其一輯古序其二演外傳詩古微何以名曰所以發揮齊魯韓三家詩之微言大誼補苴其罅漏張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詩美刺正變之滯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禮正樂之用心於來世也蓋自四始之例明而后周公制禮作樂之情得明乎禮樂而后可以讀雅頌自遊熄詩亡之誼明而后夫子春秋繼詩之誼章明乎春秋而后可以讀國風正變之例不破則雅頌之得所不著而禮樂為無用也美刺之例不破則國風之無邪不章而春秋可不作也禮樂者治平防亂自質而之文春秋者撥亂返治由文而返質故詩之道必上明乎禮樂下明乎春秋而后古聖憂患天

下來世之心。不絕於天下。學問之道。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不以一隅反三隅。則不復。余初治詩。於齊魯韓毛之說。初無所賓主。顧入之既久。礙於此者。通於彼。勢不得不趨於三家。始於礙者。卒於通三家。實則一家。積久豁然。全經一貫。朋亡鄰祛。若牖若告。憤懣啟發之功也。舉一反三之功也。學問之道。固不可淺遇。而可深逢者也。雖然。詩教止於斯而已乎。韓詩外傳再言。昔者子夏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至於發憤忘食。然夫子猶造然變容曰。子已見其表。未見其裏。闕其門。不入於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耶。嘗冥心以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填缺正立而已。此所謂深微者也。深微者何。無聲之禮樂。志氣塞乎天地。此所謂興觀羣怨。可以義起之詩。而非徒章句之詩也。故夫溯流頡頏。則涵泳少矣。鼓絃急則適志微矣。詩之道。豈盡於是乎。烏乎。以俟假年。以待來哲。

陝西按察使贈布政使嚴公神道碑銘

代蕭山湯相國

維南山起西羌。踰隴阪。走秦分野。絡關中。漢中以東。訖商洛。旁薄數千里。與漢江以北之巴山相連。巴山則自秦階折而東。經川北。川東。與陝之興安湖之鄖陽。宜昌犬牙錯。皆千峪萬箐。懸棧複嶺。據兩戒之中。自漢訖明。為羣盜逋逃藪。天下有事。常先叛後服。故自古梁州自為一道。明季專設鄖陽巡撫以轄之。國朝割其地分隸陝

西四川湖北距省會遠者或二千里。鞭長駕遠。根莠豐茂。嘉慶初。葉達敷匪蔓延五省。大兵乘之。雲擾波潰。四年。詔舉直省孝廉方正之士。策方略。於是湖南

淑浦嚴公如煙對幾萬言。略謂賊倚山谷為窟穴。以劫掠為餽糧。湖攻急則潰入陝。陝攻急則潰入川。川湖陝合攻。則潰入隴。入洛。今師老財匱。無息薪止沸之計。是以撫者旋亂。良者宵亂。甚至募戍者養寇。以延亂。亂何由弭。竊計數載以來。三省叛產流亡各產。不下億萬畝。宜乘此時。舉流兵降賊之無歸。鄉勇戍卒之無業者。悉編入屯立堡寨。給器械。俾自為耕戰。守禦。專設總理大員。割三省山內諸郡縣隸之。承平團練教養。有事朝發夕至。庶心力專而事權一。不獨目前化盜為民。因敗為功。實百世長久策。奏上。仁廟親擢第一。次日傳詣軍機。詢屯政事宜。復上十二事。召

見圖明園。以知縣發往陝西。其疏。交大帥督撫采擇。雖未盡行。而堅壁清野之議。始此。不三載。賊次第平。君亦屢以軍功。由洵陽令定遠廳同知。擢漢中府知府。至陝安。兵備道。君仕南山十有餘年。亭障要隘。村寨徑路曲折。罔不口講指畫。而心繫縈之窮鄉遠谷。老兵婦孺咸識君姓氏。教養既誠。官民不變。道光四載。上以君宣力南山久。詔加按察使銜。留任。旋實授陝西按察使。將大其用。而旋卒於位。漢中興安民願迎其柩入南山。比朱邑葬桐鄉事。不得。旋以名宦祠請。優詔褒嘉。特加布政



使銜入祠。君之功名遂與南山終始。方君未遇為諸生也。慕范希文先憂後樂號樂園。當湖貴苗變時。上計總督畢沅。巡撫姜晟。招大小章士。蠻陽投乾州。為官兵內應。約一舉破賊。旋為雲貴主兵者所阻。然卒得其力。以救兩總兵於河溪。復為隆園花園諸軍先鋒。其令洵陽也。縣宅萬山。與湖北之鄖西竹山竹溪。陝西之白河鎮安安。康平利相斗。入官兵追賊急。往來折竄。皆道洵。公倡民築堡練勇。戒勿迎擊。專截其尾。擾其頓。預貯糧衝寨。以待官兵。俾追賊無留阻。遂與官兵夾擊。張天修等七股賊於太平。復破湖匪二千於蜀河口。加知州銜。賞戴花翎。其知定遠廳也。創建新城。扼川陝門戶。又分築二石城於黎壩漁渡壩。與廳城犄角。屢擒賊首。陳心元馮士周等。加知府銜。修其知漢中府也。永兵燹後。民困軍驕。散勇逸匪。伏戎於莽。於是舉工賑。修渠堰。完倉廩。以足民食。聯營伍。治堡寨。嚴保甲。以固民衛。慎訟獄。禁邪說。以正民俗。以其間縛悍回於華渭。禽餘匪於甯羌城。固皆治渠魁實脅從。曰。吾但治從逆。不治從教。夫人手縲車以散紡棉。二子雜諸生以課藝。困蘇獷化。懼然如家人然。勤字下。拙事上。始大吏咸度外待君。嘗歲暮卜築甯陝新舊二城歸。而南山晚收大歉。已逾請賑期。遂元旦趨撫轅。頓首請以一官易百姓命。巡撫董公敬增卒破例為奏。請乃已。及董公去。而君始齟齬支訖。惟懇懇教吏事自備。於是十餘年不遷。及為陝甘

兵備道也。適有詔三省會籌南山情形。四川總督令大學士蔣公奏委君總數。君自川入湖反陝。相度數千里。設官置治。增營改汛。悉湊數會。然如君對策前議。亦未遑及也。會巡撫朱勳去位。君治益。上聞。新任督撫皆推誠委任。以君言奏。益廳治於盤屋洋縣界。益營兵於商州略陽。復以君修復漢中渠百餘堰。溉沃萬頃。將薄厥利於全秦。檄視鹽湮瀟澗渭汭諸川。鄭白龍首諸廢渠。百墜垂興。萬夫睽仰。乙酉十一月。詔授貴州按察使。未行。仍留陝西按察使。明春入覲。連日三接。詢及十載不調之由。咨數動色。而君年六十有八矣。莅任七日。遂卒。嗚呼。惜哉。秦誓思斷。斷休休大臣。用能容彼有技之人。咸及其膂力之未愆。良有以也。雲弗鬱。雨弗厚。泉弗堰。澤弗大。天欲大蘇南山民。故不惜欽大惠於一方。俾尸祝萬室。矜式百世。而尼之者何與焉。君長子芝。從余游。嘗再晤君京師。擬邊幅。洞城府。視之類然。野老人也。及其馳騁上下。奮舞哆頤。沙聚數千里。龜灼數百世。救區麥別。形格勢禁。悃悃所至。盤錯洞開。嘗佐兩廣總督那彥成公籌海寇。有洋防備覽。佐姜公晟傳公肅籌苗。有苗防屯防備覽。其籌南山有三省山內邊防備覽。漢江南北二地圖。三省山內總圖。及樂園詩文集若干卷。冰寒火熱。粟飽帛燥。志所取摭。固有爽惑。嗚呼。可謂肫且盛已。君生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卒道光六年三月初二日。祖應鼎。父君極。皆贈。

如君官嫡母先生母何。皆贈夫人。為定遠同知時。丁生母憂。力辭金革奪情以歸。配張夫人。子二。芝。癸酉副貢生。河南候補知縣。次正坊。候選府經歷。側室胡女二。孫男。女各一。葬邑會仙右亭之青竹麓。子道光八年冬。奉使入蜀。踰秦棧。過漢中。舊治。盛。倘佯於君疇昔所言。乃為銘曰。

奕奕南山。包川絡原。分陝所專。東連荊楚。灌野榛楚。數好之所起。嘯敗通勝國所吁。維牧之無繫。昔匡難。實維良翰。盜賊咻秦。以覆以响。以起秦庶。於溝於路。以絃以吟。以化秦民。于狂于榛。彼亦何取。十載遲女。適久厥撫。俾竟厥施。以達天知。以永民思。既知既思。循吏胡虧。而人弗為。南山千里。君陟降止。作廟並峙。君廟在山。君墳在南。百爾式監。

太子太保兩江總督陶文毅公神道碑銘

維道光十有九年夏六月二日。太子太保兩江總督陶公薨於位。天子震悼。詔以公任事勇敢。不避嫌怨。堪式百辟。加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子益文毅并。允淮北士民之請。建專祠海州。明年又。特允入江蘇名宦祠。不交部議。嗚呼。朝廷所以勸臣工風中外者。博矣哉。國家承明制。揭明禁。以內政歸六部。外政歸十七省總督巡撫。而天子親覽萬幾。一切取裁於上。百執事拱手受成。上無權臣方。

鎮之擅命。下無刺史守令之專制。雖鬼瑱中材。皆得容身養拙於其間。漸摩既久。以推諉為明哲。以因襲為老成。以舉行虛文故事為得體。惡肩荷。惡更張。惡綜覈名實。若靳文襄之創中河。鄂文端之改土歸流。皆力戰羣議。屢頭屢奮。而後勝之。以怡賢親王之畿輔水利。猶不旋踵而泯蕩。故使文畏事。實陋之臣。遇大利大害。則動色相戒。卻步徐視。而不肯身預。自

仁廟末年。屢以因循泄密。申戒中外。而優游成習。

卒莫之反也。東南大計。無如漕鹽。二百載來。文法委曲煩重。致利不歸下。不歸上。而盡歸中飽。官民交困。間有講求剗剔。芟雜更革者。則中飽蠹蝕之人。轟起而交持之。道光五年夏。漕河大梗。萬檣林束。詔江南大吏籌海運。維時上海關餉挽於南。通倉胥吏抗於北。屯船丁役挽於中。不曰風濤。則曰盜賊。不曰霉變。則曰繁費。天子移公自安徽撫江蘇。公憫然一疏任之。明年春。海艘數千。米百六十萬石。倏抵天津。不損一人一舟。每百石費僅數十金。視河運省費固倍。視前撫臣章煦所奏海運每百石價三百兩之數。且省數倍。明年。公遂擬改蘇松太倉三屬之漕。永歸海運。以大蘇官民之困。先後陳章程六條八條。雖事格未竟行。而人知海漕利國利民。利官為東南拯敝第一策者。自此始。道光十年冬。公督兩江。兼管鹽政。承蠱壞之後。如淮南之窩價。淮北之壩積。兩淮之岸費。皆浮糜數百萬。仰食其間者千億計。當事熟視其

弊不敢動。公謂非減價不能敵私。非輕本不能減價。非裁冗費不能輕本。遂奏裁淮南高價百餘萬。江西湖廣揚州各官費百餘萬。又三疏奏駁糧艘夾帶。歲少蘆私十數萬引。而淮北則創改道不改捆。歸局不歸商之制。每歲暢行。倍額溢課數十萬。盡償淮北之積逋。且劑淮南之懸引。末年並欲推淮北之法於淮南。條舉規畫甫定。而公已病。然天下皆知劉晏舊法。為澄源上計。不為綱法所縛持者。自此始。方公初議海運。則南漕北倉。抗之。議裁驛費。則富商盡吏抗之。議裁糧私。則長蘆總漕抗之。議改票鹽。則壩夫岸吏抗之。羣議沸騰。奏牘盈尺。使公之行肩稍不加。天子之倚任稍不堅。必不能善其後。故敬揭公之力。犯羣忌。而事未嘗不舉。恩禮未嘗不卒。者於碑。以為封疆大吏勸。又以謂今日東南民計。國計。莫困如漕鹽。公所排決疏導。可垂久大。卷亦莫如海運與票鹽。後有來者。欲大蘇東南之困。為國家善百世利。非賡其緒而恢之。不可也。公諱澍。字子霖。雲汀。其自號也。湖南安化人。嘉慶七年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改御史。歷戶部吏科給事中。巡中城。巡南漕。出為川東兵備道。道光元年。擢山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三年。巡撫安徽。五年。移撫江蘇。十年。加太子少保。總督兩江。兼管鹽政。卒年六十有二。生平所至興革。務挈大綱。導大窾。若治安徽之荒政。之水利。之清釐庫帑。治江蘇之松江。婁江。白茆。河孟。清河。他人得其一。皆足名。

世而於公則為緒餘。故不悉書。系出晉大司馬侃。曾祖崇雅。祖孝信。皆贈如公官。考必銓。邑諸生。祀鄉賢祠。曾祖妣彭。祖妣李。妣黃。皆贈一品太夫人。妻黃夫人。側室賀。張。劉。盧。楊。張。子桃。方八歲。恩賞主事。女七。所著奏議詩文集。蜀輅日記。陶靖節集註。各如千卷。以二十年某月日。葬安化某原。源自弱冠。識公京師。中歲棲遲江左。受知至懇。以篤。曾預托。以身後樂石之文。用敢刪舉其大者。揭諸麗牲。以餉來世。銘曰。萬生芸芸。以利相尋。如蟲草身。有奮其除。必爬與梳。萬眾盡呼。鄭有國僑。唐有文饒。始謗終謠。我洞其原。必橋其偏。以對乎天。我道其始。人竟其委。以俟君子。萬夫之特。兼人之力。孰幹王國。助在三江。魂反九江。孰幹王邦。如暘如月。如霜如雪。維臣心是泐。如雪如霜。如月如暘。維帝心是倮。

戶部左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周公神道碑銘

上之是非不明。則其公在下。下之是非不明。上之是非不明。則其公在上。公在下則是非與黜陟出於二。公在上則匪直出於一。且以黜陟正是非。尤足昭撫萬物。平概羣品。國家承明之弊。決塞去壅。而今上六七載。各直省若涇縣之獄。渭南之獄。太原之獄。德清之獄。匠夫匠婦。猶有不獲其情者。輒煩朝廷重臣。親跋涉萬里。或內付廷尉。而後平反之。重蔽牢蒙。咸卒破壞。故幽隱畢達。而吏不敢以民命草芥。

其尤甚者湖南湘潭之獄侍郎周公以手書為撫臣訐奏身隨職削吏乘勢益無忌  
黨并雷同剗根滅迹巨奸逸法網良吏結劾議萬夫吞氣放臣息影惴惴蝸居灰心  
望絕矣而雷霆忽發於新政之初起廢之詔舊撫之譴與一二嗣治獄之督撫

按察相繼盡投閒散而復公舊職駁歷中外復為天子重臣使獄事虛實曲直出覆  
盆而照日月者皆出 天明天聰特照獨斷烏虜豈非公在上而是非出一者與

方獄事之起始以江西客民之獷橫繼以湖民之報復大吏不善鎮撫以至閉城罷  
市械鬪兼旬人心洶惶幾激大變時值 仁廟六旬萬壽之年撫臣慮干不測

初奏至即諱匿不以實聞而首羅織在籍石給事中為鉗塞言路計識者蚤知其無  
意獄事矣公詢其齎奏材官盡得狀知虛實大懸慮釀湖南巨患既而奏本末有

救馳詢猶不以撫臣為不可與言手書忠告撫臣方倉皇於 廷救不德反讎遂一  
意譴前反噬構陷公以是獲 嚴譴然天下亦遂曉其一樸誠一傾險一忠直一

罔上詩曰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古今君臣寮友之際詎不甚  
難哉以公至誠無逆億若是設遇軍國事重且大於此者必不肯隱忍卻顧嗚嗚明

矣遇友有賢於舊撫者其必竭誠無不盡明矣被放南歸先後尚蒙樸實之 褒  
鯁直之 諭 仁廟知公不謂不深乃守制起復未幾而被議 今上再

起駿轡用而遂不祿。士功業偉不顯於世，固自有命焉。於人又何尤？公文學在士林，典型在鄉邦。政績在海內，有李君兆洛行狀及江蘇請祠名宦公狀在。惟湘潭一獄，本末則迄今海內傳聞，尚有不盡其情者。故敬揭國家所以重民隱、決壅蔽、使孤立樸誠之士百櫟不傾，有以作百世臣子之氣者於前，而後以公生平他行銘諸後。公諱系英，字孟才，號石芳，湖南長沙府湘潭縣人。乾隆戊申鄉試舉人，庚戌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詹事府右春坊右贊善、司經局洗馬、翰林院侍讀、侍講、學士、侍讀學士。光祿寺卿、太常寺卿、內閣學士、吏部兵工四部侍郎，兼署禮部右侍郎。充高宗實錄館纂修官。

仁宗實錄總裁、副總裁、咸安宮總裁、治河方略館副

總裁、文淵閣直閣、日講起居注官、南書房、尚書房行走。嘉慶戊午庚申順天鄉

試壬戌會試同考官。福建江南順天鄉試副考官。四川山西江西江蘇學政。卒道光四年七月三十日。生乾隆三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歲。奉旨祀江蘇名宦祠。曾祖新彩，祖昭俊，父世宇，皆贈如公官。妣某以上，皆贈太夫人。配謝夫人。子銘恩，副貢生。江華縣教諭。詒棧，監生。詒樸，廣東鹽庫大使。孫二，葬某原。銘曰：

帝選宿學入侍，講幄公矢其懇。匪夕伊朝，受知兩朝。若雲在霄，曰汝教督

于汾于蜀。士宵其讀，曰汝司衡。于南于京，士春其英。曰汝戡部，司空司馬。朕肱且股



天鑒其衷。民籲其恫。公寔其躬。雖則寒難。

仁廟斯眷。溫綸載煥。卒俟其定。

以貽

嗣聖。大正厥命。臣受於君。子受於親。惟命之循。

實錄手輯。中夜感涕。

曰思

先帝弗懲厥前。益矢厥肩。拯民恐遽。手拮口瘡。大灾克蘇。士氣克振。庶

公其宰。以潤四海。曷云不待。公重如山。公粹如璫。萬夫之憲。公位日崇。公產不充。一

畝之宮。顯顯令哲。皤皤黃髮。曷云其忽。營碑湘濱。公配恪勤。以教事君。

李希廉墓志銘

嘉慶十有八年。提督湖南學政蕭山湯侍講。貢士八十餘人於朝。明年桂東李君克鈿試畢出都。侍講三諗之曰。損酒益食。損文益質。君拜受以行。時年二十有九矣。豈第溫良吉祥而芳。負斐然之狂。邁嚶嚶之志。卒歸反求。能自得師。一年而損口。二年而損文。五年而損飾。其未能然也。於家。家多閭者。於鄉。鄉多嗜者。久益克詵。家邦歸仁。于于以興。未見其止也。逾年郴州陳起請以書來。則君死矣。悲夫。悲夫。於是同門魏源卒哭而為之志曰。君之始終可知也。幼慧自喜。長敏於為。從教論。嚴先生某而折節。知自克。及見湯先生而始刻心於道士之赴道者。以名君獨以其識親廷叱咤。不及犬馬。交處十年。未嘗忿顏。觀侮不知過。謾不憶。侮愧謾服。不大聲色。抑天性過人。非矯揉以然。至其引繩墨。切過失。開小大。枉尋尺。則自君之殞。吾黨

士咸若無所依者。詩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君其有焉。而遽以死。天其祝予。悲夫。悲夫。君卒以道光元年七月。年三十有九。妻前黃後胡。子二。葬某原。希廉字也。詩文發於天機。有晉人之風。油油可詠。銘曰。望其墟。皋如皤如。大哉死乎。君子以息其軀。

歸樵集序

方宗誠

際隆盛之時處文物之地。席豐厚之執。華衣鮮食以養體。使令婢僕以適意。經歌損  
讓以習其儀。處道古評今以昌其言。龍筋骨無所勞。心志無所苦。嗜好無所拂。如此  
成學宜易矣。然而俊才美士。往往陷溺其中。而不克自振。禍患興。災害至。傾覆流離。  
險阻艱難之備受。阨於人。困於天。岌岌乎身無所復之。口無所控訴。父子兄弟。漂漂  
然莫必其命。以視向之所處。幾若游萬仞之山。而墜於百尺之深淵。然古之志士仁  
人。以及文章之士。其德業之盛。技藝之工。反多成立於此時。何哉。無紛華以眩其目。  
無靡曼以蔽其耳。無驕淫詐巧以蕩其心意。而又日閱歷乎天道之循環。人事之變。  
他物窮則反本。動忍久而才智自生也。里人張君。少習為詩。而未成。及避亂舒南山  
中。遂專力於詩。饑寒勞頓不廢。積之至數百篇。今年春。歸寓桐之西山。又作詩二卷。  
曰歸樵集。以示余。且屬為敘。始君居城北。有小園。饒花木之盛。累世積古書至數萬  
卷。畫數百軸。多前賢校讎題跋。手墨燦然。里中知名士。時往觀之。而君尊人尤好余。  
常招至小園。縱飲論詩文。甚樂也。閒攜酒肴。招遊龍眠谷林之間。繪圖賦詩。優游不  
倦。今城陷數年。不惟君家之園亭書籍。俱沒於賊。即龍眠谷林。亦迴非曩日之舊。君  
之尊人。墓草宿矣。一切俱歸寥幻。獨君之詩。益多而日精。嗟乎。外物不可保。而惟得

於心者可以歷世變而不磨不於斯可見耶。君家既素封。今詩日進而窮乃日甚。君雖不以此廢業。而常有不平之鳴。余觀天地之化。春夏之交。百物蕃庶。氣象萬千。煥乎若不可遏。然此乃元氣之所以散也。秋冬之際。草木黃落。蕭殺嚴凝之氣。塞乎兩間。對之悲慄生焉。而不知此正天之所以斂其元氣。元精歸根而復命。然則前日之豐亨不足念。而今日之窮困固無足憂也。君其益養其心。而日昌其學焉。可矣。咸豐丁巳秋七月。

送馬君之山西序

昏夜同行。陷荆棘之叢。一舉步。絀衣刺足。欲撤治。則手無斤斧。茫焉無所措。而又虎豹嘯其西。豺狼跳其東。耽耽焉伺其出而飽其肉。進退俱不可。思困守以俟。天日之明。庶幾有見而振之者。俄而密雲蔽沈。陰霖雨。終日夜不能辨。昏曉於是相與號呼。盡氣啜血。無或過而問焉。久之有仁者聞之。率其僮挾弓矢疾馳而至。望救者感泣歎呼。以為旦夕可出。命可續矣。虎豹豺狼懼不免。聊試一喙焉。矢石未施而已。鹿奔鼠竄而去。獨仁者以其身關死後之人。遂益用為戒。棄之如異域。而不敢一至。嗟乎。同為覆載之民。而此獨窮困至此。亦酷極矣哉。有黠而健者曰。與其奄奄坐守於此。以待盡也。曷若犯危難。出萬死。而冀倖其一生之路乎。予來虎狼之跡。奮身越荆棘。

而逸之。其愚者弱者與饑餓不能行者。羨其出傷已之不能從。益相與大號焉。目無  
淚。喉無聲。足不能踵。但拳胸哆頤張目作哀憐之狀而已。而逸者行既遠。幸其獨生。  
方啞啞然笑也。君子曰。之人也。智者也。然而未仁。夫仁者之視人在患難也。雖甚疏  
遠。猶痛疾之迫其身。不惜出死力以救之。況同居患難之中。而已獨出焉。不求所以  
振之。而第矜一身之得全。以為己智。則是諸人前者之困。猶未為甚。而今之困。乃真  
酷極矣哉。余與二三友人避亂山中。欲竄身而無所。今馬君獨慨然有山石之行。出  
荆棘之林。而趨康衢之道。去豺狼之窟。而遊冠帶之堂。馬君樂矣。然吾願馬君毋獨  
樂其樂也。其以吾儕小人號之痛。望救之殷。哀控於大力者之前。急出絕技。運奇謀  
以來翦夷夫荆棘。驅戮夫豺狼。掃廓夫陰霾。俾同遊於光天化日之下。而無棄之如  
異域焉。其可乎。

與曾滌生侍郎書

劉 蓉

士之進說於門下者多矣。亦曾有建宏圖、規遠略、陳天下之大計者乎？翁嫗之智不出豆單之間。吾固知其無有也。亦曾有獻忠言、陳謨論、攻執事之短、而摘其瑕者乎？投策而干進、獻諛言以取容悅、吾尤知其無有也。然則執事所飽聞而磨聽者、淺夫小儒道聽塗說之流、街談巷議之倫耳。惟善人能受盡言。而君子樂成人之美。執事今世所謂賢者。有忠言至計而不以告。非所以待大賢。而抑非有道君子之所以自處。故輒貢其瞽言。大且深者不欲遽及。而淺薄者有不足陳。則請竊發其端。執事試平心察焉。擴其量以受之。以為可采。將繼此而有進。若罪其冒昧。斥而不錄。則執事之過咎。非吾黨之責矣。稱執事之能者。曰文祖韓愈也。詩法黃庭堅也。奏疏所陳。歐陽修、蘇軾之倫。志量所蓄。陸贄、范仲淹之亞也。數者誠足以暴於天下矣。道喪而文蔽。得一二賢者起而振之。豈曰小補然此特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而有待於後者之所為耳。既已違而在上矣。則當行道於天下。以宏濟艱難為心。而尚思以區區之詞翰自見。不亦左哉。託文采以庇身。而政綱不問。藉詩酒以娛旦。而吏事不修。陋習相承。已非一日。君子推原禍殃。所自始。將唾棄之不暇。忍復蹈覆軌而躬為之。駕裁大疏所陳。動關至計。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然言之而未見其效。遂足以塞

大臣之責乎。國事未見其益。而聞望因以日隆。度賢者之心。不能不以是歎然於懷也。若夫陸范之志量則遠矣。二子者。遇己隆而志則未伸。學已正而道或未盡。然匡主濟時之略。先憂後樂之懷。實足以信當時。名後世。執事雅量及此。庶能任天下之重者。亦望陳古訓以自鑒。而不矜於氣。規大道以自廣。而務宏其量。集思廣益。庶幾近之。若規永叔子瞻之節概。以自多。采退之魯直之詞華。以自豪。此承平無事之世。所為優游以養大臣之望者。而非今時之所急需。以無救於治亂之數也。頃執事之賢者。曰其廉可師。明執事之志者。曰以身殉國。雖執事之自許也。亦然。曰不受錢。不惜死。壯哉言乎。雖然。以此二者。明執事自待之志。為戡亂濟時之本。焉可矣。若以慰天下賢豪之望。盡大臣報國之忠。則宜但已矣。貪夫之殉利也。如蟻蚋之競逐於糞壤。埋首殞身而自以為得。於此有人焉。志節皎然。大利當前而不動。可不謂賢乎。然自君子觀之。特亦士行之一節耳。貞女之自號於衆曰。吾能不淫。不淫遂足以該淑媛之賢德乎。不規其大而遽以自旌。則何其見之陋也。今天下禍亂方興。士氣彌懦。欲驅天下智勇才辨之士。棄墳墓。捐親戚。出沒鋒鏑之餘。與死寇相角逐。非賞不勸。漢高捐四千戶。封趙壯士。而陳稀授首。項羽印利。不忍予。而韓信陳平閒行。以急去。故溫賞則志士恥與庸賢為儔。而吝賞則抑無以繫豪傑之心。以廉自獎。則抑將以

廉繩又而功名之士乃掉臂而思去之矣。故曰廉介之操以語執事自待之志可也。大臣之過蓋不止此而抑非可以泛責之人人者也。

### 繹禮堂記

物生而後有倫。倫立而後有法。法修而後有教。詩書禮樂皆聖人因倫物之燦殊立法度以垂教者也。予讀儀禮郊廟邦國之大居處服食之微鬼神祭祀之幽莫不明著等威彰示節文使各有所遵循而不踰其矩以是知聖王綱紀天下所以範民心思耳目而納之軌物意義深矣。士之生其時者有動作威儀之則以閑其外有道德仁義之訓以養其中。其君子被服雍容敬慎以成其德。其小人亦謹守法度而恥納於邪。故成康之治稱為至盛則禮教之浸淫於人心積久以成風俗豈一朝一夕之故歟。東周以降上多失德之君下無名世之佐人紀紊而禮意薄微然其時朝聘會同以及戰陣干戈之際猶必誦說先王陳典禮以決得失勝負之數。至於執玉高卑俯仰之容或愆其度君子猶以觀德厚薄而休咎之徵亦果應之。則知聖王所以定志凝命養人心之和平至五六百年之後敬怠斂肆尚警動於不自覺傳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何其神也。漢承秦燔書之後禮經殘缺諸儒掇拾遺燼存什一於千百微言幾於絕矣。雖有願治之主慨然復古之思然文獻無徵抑



無以備制作之德。即其勳業前聞。綴飾經術。亦數陳而義失。未合而本。魏唐宋以來。得失之數。略可觀矣。由是政治隆替。持隨世運推移。遞升遞降。無與維持於不敝者。治術所以趨於苟簡。民俗所以即於澆漓。曾不百年。盛衰異視。亦理勢之必然者。與昔之君子。蓋有憂之。網羅舊文。列為經傳。以著古昔哲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將以儀型四方。綱維萬事。後有王者。取而讀之。由幹以達枝。窮源而竟委。則古人所以制治保邦。化民成俗之意。可坐而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盛治。可端拱而致也。即或聖伏神徂。曠絕千祀。然日月經天。江河緯地。乾坤未鑿。固將百世俟之。予生也晚。不及躬與斯文之盛。少承庭訓。篤好禮書。遭時多艱。濫竊祿位。馳驅鞅掌。不遑安居。然抱此區區。未嘗一日或釋。近獲歸休。竊窺蓬緒。迢迢千古。獨契予懷。於是始作經禮之堂。取周官儀禮經傳。及杜君卿氏之通典。江慎修氏之禮書綱目。秦惠田氏之五禮通攷。陳諸几案。朝夕紉繹。而詠歌之。上窺往聖制作之原。下較百代修廢之迹。其旨宏綱。曠然心會。以為善讀者。挾其精蘊。綜其條貫。則以進退百王。權衡萬變。而莫清予鑒。即後世事變。紛歧文質異尚。因革損益。不主故常。然大綱之昭垂。莫易曠百世而可知也。世有魁儒碩德。篤學嗜古。欲崇德而廣業。必於此會其歸。斯學小生。詳其品節。服而習之。優游矩矱之途。淪浹肌膚之會。亦將由之以弗畔焉。余之樂此而

不厭也。舍此欲奚適乎。當春融和。萬景畢會。天宮然其上。地隴然其下。山川草木鳥獸森殖蕃滋。其文燦然。其序秩然。於以仰思聖王肇修人紀。經世宰物之意。先民有作。庶幾旦暮遇之。至若較馬鄭之異同。探名物之繁賾。嗜奇綴瑣。以資證附。則近世小儒有好之者。非予志之所存也。